

舊聞小錄

下

309

37



始



本書所載人物目次

卷下

鈴木春山	渡邊小華	渡邊華山	張紅蘭	梁川星巖	賴山陽	猪飼敬所	矢部定謙	大鹽平八郎	平山行藏
------	------	------	-----	------	-----	------	------	-------	------

七	七	六	六	五	四	三	三	一	一
---	---	---	---	---	---	---	---	---	---

菊池溪琴	貫名海屋	殿岡神通	永書僊	卷菱湖	藤田東湖	大橋訥庵	佐藤一齋	村上財右衛門	伊藤鳳山
------	------	------	-----	-----	------	------	------	--------	------



一三	一三	一三	一二	一二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九
----	----	----	----	----	----	----	----	---	---

重野成齋 佐田白茅 岡鹿門 間中雲飄 日尾直 高橋玉蕉 中根香亭 根本通明 村山拙軒 龜谷省軒 島田篁村 岡松甕谷

二三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五 二五 二六 二六 二七 二七 二七 二八

信夫恕軒 內藤恥叟 中村敬字 石川鴻齋 渥美類長 辻本崧庵 淺田宗伯 河野久 守田寶丹 岸田吟香 大澤謙二 間宮林藏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〇 三一 三一 三二 三二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長尾景翰 遠山雲如 大沼枕山 小野湖山 村瀨太乙 曾我耐軒 筒井秋水 松下鳩臺 鶴田卓池 糟谷磯丸 中山美石 平田篤胤

一三 一四 一四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六 一六 一七 一七 一八 一八

羽田野榮樹 塙忠寶 柴田花守 鈴木眞年 松本奎堂 龜井六郎次 金子健四郎 松井興德 柴田定保 山本直清 安井息軒 鹽谷宕陰

一九 一九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二 二二 二三 二三 二三

大内餘庵
前田夏蔭
松浦武四郎
長三洲
中林梧竹
細川十洲
中江兆民
土佐人某
谷千城
西郷隆盛
山岡鐵舟
永田善吉

三四
三四
三四
三五
三五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七
三七
三七

長谷川雪且
田崎草雲
奥原晴湖
尾形月耕
福澤諭吉
穗積清軒
中村清行
阿部泰藏
諸戶清六
友人某
吉田人某
黑崎大四郎

三八
三八
三八
三九
三九
四〇
四〇
四〇
四〇
四一
四一
四一

羽山正寬
松阪福四郎
鈴木玄仲

四一
四二
四二

吉田醫某
大田晴齋
遠江人某

四二
四三
四三

附

何如璋
黃遵憲
沈文燮
楊文敬
王守翰
俞樾
陳鴻誥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五
四五

吳如綸

四五

舊聞小錄卷下

淳軒 太田才 子德 著



平山行藏。名潛。字子龍。號兵原。又號擁膝真人。幕府麾下士也。學象和漢。尤善武技。精韜略。為人義膽忠肝。常欲為國家用。嘗謂人曰。居治而不忘亂。古人既識之。今雖承平日久。不能保無煙塵之虞。余為士夫。豈可怠忽哉。於是夜枕甲冑。而臥。藁中。朝夕必浴水。隆冬烈寒。亦不敢廢之也。其往來市中。帶長刀。杖鐵棍。一見。知為行藏也。嘗至某地。身嬰甲冑。以夷踞于磐石上。命一僕建旗于側。里長怪告之。官。官令吏卒見之。則行藏也。

文化文政間。北邊有軍事。行藏乃上書幕府曰。臣聞之。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臣願從以呂波四十八隊。防火夫。入鄂羅斯。獲君長之首。歸獻之。豈不亦快乎。幕府不省。行藏以文政十一年十二月歿。年七十。

行藏所著有海防問答、鈴林危言、孫子折衷等。孫子折衷一書。其門人間宮

林藏刻而問於世。惜其所刻者半部而半部未刻也。

大鹽平八郎名後素。字子起。號中齋。大阪人。爲與力。練達吏務。性好學。景慕王陽明之爲人。專修其學。所著有洗心洞簡記、儒門空虛聚語等。洗心洞簡記尤弘行于世。

近藤守重在二大阪也。一日到平八宅。一謁歡甚。平八取籠示之。曰。子嗜此物否。請爲下物。以贖子。守重喜捉籠。拔佩刀直斷其頭。拆甲以授之。平八亦大喜。命酒饗之。相與引太白持滿劇談。旁若無人。觀者異之。

平八與賴山陽友善。嘗求其所著日本外史。山陽使人贖寫一本以贈。平八大喜。酬以其所帶之刀。山陽賦詩一首以謝其辭。曰。吾書三十餘萬字。博得君家兩尺鐵。廉明所佩可避妖。服之護身長不失。君刀疑經斬姦邪。魚腸紋難血痕亂。吾書字々頗類此。此是千古英雄血。血有新陳用意同。素心相照兩冰雪。又如發硎。付吾藏。紙未覆。瓶情君閱。君觀吾心。吾佩君心。百歲不盡。又不折。

天保四年夏。平八率子弟門人登蓮岳歸途來吉田。投一旅舍。時吉田藩士

宮田某從遊于平八。信之如神。告余之先大父曰。我師大鹽先生來。請一往見之。大父以爲平八亦名家也。聞其說亦可。乃與某往。平八歡迎談及古今英雄事迹。曰。以余觀之。楠氏兵法甚拙。武田上杉亦不足論。使僕在當時。豈做彼輩之爲乎。舌端吐火。銳不可當。大父辭去。途謂宮田曰。彼非狂則妄。不出三年。必反。宮田聞之。佛然怒曰。我師非狂非妄。足下自言也。遂與大父絕。八年二月。大阪有亂。事聞于藩。大父曰。必平八也。藩遣人問之。果然。於是宮田來。贈以棘蟹魚二尾。謝者失言。且曰。僕實服先生之卓見。能豫洞燭事機也。嘗聞之京師。猪飼敬所。浪華。篠崎小竹。並早察平八之奸。作文斥之。終身不齒。而及平八敗。事人皆服其先見。老儒之識。何其嚴乎。

宮脇志摩平八弟也。或云平八外舅。及平八起亂。率其徒放火。難波橋畔民家。偶聞先鋒戰敗。平八亡走。乃散遣其徒。而自歸家。家在吹田地。距大阪里餘。先使妻子逃匿。獨留而伺。大阪動靜已夜。聞捕吏跡之。急入室。而服白衣。左右張燭。端坐。其下。離爲屠腹而死。已而捕吏至。見其狀。以爲真死。乃命村吏以收葬其屍。捕吏既去。志摩突然厥起而亡。未幾。村吏來。將收屍。檢之。志

摩不在。而白衣中。裏以死狸奴。吏皆大驚。志摩已亡。至神崎堤。張燈追者。相踵。志摩自度。不能脫。遂屠腹而死。

鹽賊之亂。平八。門人瀨田濟之助。知軍敗。不可救。竊逃。至河內。恩地村。會日暮。不堪飢。投一酒戶。命盃。時亡賴之徒十餘人。亦來飲。嘖々。說大阪之亂。濟

之助。為不知者。而飲已醉。寢于側。胸々。然。衆中有一人。熟視曰。此人。狀不常。必賊之餘黨也。僉曰。然。則擊而殺之。於是呼起。濟之助曰。汝。非鹽賊之黨乎。

我將代吏誅汝也。各舉梃。擊之。濟之助驚起。拒之。而不能敵。遂為其所殺。主人大驚。謂衆曰。汝等殺人。而不收尸。累將及我。衆乃取其尸。至林中。以繩挂樹枝。以如自殺死者狀。濟之助時年二十五。濟之助有母。聞其黨于鹽賊。大

驚。悲。自以為罪。不可道。乃與親族故舊。辭訣。刺喉而死。

宇津木敬治之諫。平八也。平八使門人大井庄一郎。以槍縱之。庄一郎。玉造。與力大井某之子也。性剛悍暴戾。為父所逐。寄食于平八家。時飲酒。與人爭鬪。平八亦苦之。而及其起亂。庄一郎尤善戰。軍敗。亡走京都。終為所捕。

平八無子。養西田氏子格之助。為嗣。及軍敗。父子相俱。投于火。而焚死。時平

八年四十六。格之助二十七。

菊池純。史略云。平八為格之助。娶河內。土豪某之女。為婦。婦頗有姿色。乃自取之。為妾。舉一子。曰弓太郎。平八大喜。以為天命。所歸。嘗謂衆曰。我。駿河今

川氏之裔也。因使弓。冒今川氏。被錦袍。翼戴之。以為主將。時生僅三月也。

矢部駿河守定謙。任大阪町奉行也。蚤知平八之為人。而善遇之。不敢逆其意。是以平八亦深服定謙。及定謙辭任。歸跡部山城守良弼代。為町奉行。將赴任也。往訪矢部氏。問平八。為人。且求教。定謙對無遺。曰。君勉。勿失彼意。否則

變生。良弼去。定謙謂人曰。跡部氏。恐不能駕御平八。憂將不遠也。果如其言。定謙為人。極有才幹。嘗為堺奉行。時民有兄弟二人相爭。訟者。定謙召二人。賦和歌一首。以述棟梁之情。示之。二人而默然。不譟。其後。日召訟者。相對無言。二人各有所悟。深謝。既往之罪。定謙乃厚諭之。遣歸。自是以後。兄弟相親。倍舊。定謙有良吏之稱。宜矣。

藤田東湖初。不知定謙。問三川路左衛門尉。以定謙為人。左衛門尉曰。智謀有餘。決斷如流。非韓淮陰之流。則寇萊州之徒也。東湖遂因左衛門尉。與定謙

相見。

定謙。天保壬寅歲。獲罪除籍。竟不食而死。東湖賦詩哭之。云。眉目秀明神彩全。飛談雄辯孰爭先。雖非廊廟棟梁器。豈識都城方面權。空見亞父縱理。難期安國死灰然。祖宗倘有威靈在。不使冤魂淪九泉。東湖又別代祭文。以七言古風一篇。載在子東湖詩鈔。讀之。可以知定謙行事也。以上二條。據東湖詩鈔。

豬飼敬所。名彥博。字希文。近江人。家世業商。比歲十二三。其家遭舞馬之災。亡除帳。不能討債。敬所謂父母。曰。兒略記之。乃令敬所記之。記畢。而尚恐不詳。耗美。放帳而未討。經數日。偶得除帳。於一筐中。因取敬所所記而檢之。如合符節。父母大驚。以為非常人。欲使之。為儒。遂就學於師。後果如其所期。敬所晚年。應津藩之聘。列儒員。食祿十餘人。儼然一生稱賓師。不致列士籍。而佩雙刀。蓋不忘其初也。與美參平。語余如此。有。人。疑。敬。所。為。士。而。不。帶。雙。刀。敬。所。賦。二。絕。句。述。其。意。云。綸。巾。羽。扇。扶。西。蜀。一。壓。却。中。原。百。萬。兵。况。又。太。平。窮。措。大。雙。刀。不。若。一。刀。輕。五。十。衰。翁。氣。不。豪。猶。師。小。范。立。心。高。雖。無。十。萬。胸。中。甲。何。用。叨。腰。三。尺。刀。

或曰。敬所有二癖。好論人之長短。是一。好改竄人之詩文。是二。嘗自作句云。隨看雌黃天下書。紀實也。

敬所嘗借書於人。讀之。以為多紕謬。朱筆塗抹。以加己說。其人怒曰。我不請子之雌黃。何為汚我書。敬所大困。百方分疏。纔得解。怒。以上二條。據傳人言行錄。

或曰。敬所學固不淺。然其人蓋長於攻人之紕謬耳。若使之自立一家之見。其說未必至。使人為鑿足。如論孟考文一書。杜撰居半。可以類推其他矣。

文政三年。余曾祖父在京師。半歲而終。不與敬所相見也。而他日敬所。子某記之。云。錦城著。有九經談。我父細評之。故錦城畏而不來見也。夫經義。人各異。其說。是非不可遽斷也。曾祖父於經義。不容易屈人。假令敬所之說。有可取者。何為畏之哉。可笑之甚。曾祖父平生自彼而來。爭則必辨之。否則不辨。如敬所之於九經談。唯加之評而已。因非欲與之曾祖父以爭。故曾祖父唯言敬所多勞。而不為之辨也。

先大父有議敬所文。云。或謂予云。豬飼敬所者。京師不售之陋儒也。方其少壯。名不出里閭。及其晚暮。年已高。耳目已昏。乃始應津藩之聘。而筮仕。食餼若干。津藩文人。推之為講經之大宗師。屈首受業。而後其名始聞于四方。

枯藁復生繁華矣。吁。亦可怪哉。予曰。不然。昔有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者。夫

馬已死矣。生前雖有千里之能。安能使之。當驅馳之任哉。其無所用亦明矣。然猶以五百價之。况老人雖年已高。目已昏耳已聾。然精爽未亡。舌尚在。口能言。其隱造之經說。固有足以成物宰之理窟。而欺瞞淺薄之文人。者况海內之者。儒宿學。近來亦皆相繼。下世。晨星碩果。特有此人之存耳。故其為經義之宗師。而坐細旃。食厚祿。目指氣使。還玩。今之新進後生。于股掌之上。高自標榜。乃分之宜。又何足怪哉。教所以弘化三年十一月。年八十六。

賴山陽。名襄。字子成。通稱久太郎。山陽其號。別號三十六峰外史。安藝竹原人。春水長子。年十八九去鄉。後抵于京師。住于三本木里。聚徒授書。或揮毫賣詩文。以為活。自誓曰。已不能仕父母之國。不復著朝服。見貴人。以處士終其身。

文政三年。余之曾祖父至京師也。一日訪山陽於鴨川書樓。山陽置伊丹酒四品。以饗之。曾祖父厭京師之酒味甜。而氣滯。今得伊丹酒。喜甚。即賦詩云。京釀味甜不中飲。君家何處得芳醇。請看痛快關東士。孰與皇都軟媚人。山陽亦賦云。待君斗酒一開城。不比京釀如蜜甘。胸裏九經成磊砢。澆餘勿惜



發新談。又賦一首。云。風吹蓬披。動啣杯。莫惜新談向我開。傾此尊中三斗酒。澆君胸裏九經來。曾祖父所著有九經談。故詩中言之。

曾祖父曰。子成才學文翰。歷倒京師。後生世人所知也。子又何贊。唯察其氣字。一時爽快之士。酷肖關左之人矣。

先考常稱山陽為人。曰。自子成之日本外史出。而天下學風頓改。人皆知歸。需王事。子成之功。可謂偉矣。又曰。子成常憤幕政之不得宜。而心竊懷復古。故其著書。曰。未嘗不歎王霸之所以廢興。曰。武門之專政。為日既久矣。尊王之志。可以窺知矣。

瑞忠詔謂余曰。山陽著外史也。寄書余之祖父。保巳曰。僕欲修源平氏以下武門之史。而未就緒。作之宜讀何書。足下洽聞強識。請見示其目。祖父因歷舉其目以答。今外史卷首所載。即係祖父所示。然未知山陽能讀其書與否也。忠詔保巳一之孫。忠實之子。

余聞之。南摩羽峰曰。山陽嗜酒甚。每日遲離床。盪嗽終則直呼杯。飲至午時。而後授徒接客。卯時以後。復對案銜杯。至夜不止。每日以此為例。

山陽初娶石川氏。有一子名元協。字承緒。通稱餘一。號聿庵。承宗家。及來京師。又娶小出氏。生二子。長名復。通稱復次郎。號支峰。次名醇。字子春。通稱三木三郎。號鴨涯。又號古狂生。俱好學。善詩文。鴨涯名尤著于世。

梁川星巖。初名卯。字伯兔。後改名孟緯。字公圖。一字無象。通稱新十郎。星巖其號。別有百峰、天谷、老龍庵、詩禪、懶和尚等號。美濃人。自少好詩。受詩法于大窪天民。而其詩之巧。遠出于天民之上。所謂青出于藍者。嘗讀白樂天與元九書。深有所悟。遂以其秦中吟、琵琶行爲古詩。則近體。做溫庭筠、李商隱之體。難以元好問、高季迪之體。遂爲一家云。

余少時聞星巖本爲浮圖氏之徒也。後讀大窪天民詩仙堂詩話。及木蘇岐山五千卷堂詩話。而後知星巖本非僧。有故而爲圓頂緇衣之人也。詩仙堂詩話云。梁伯兔嘗有煙花之疾。翻然改節。自覺以誓。號曰詩禪。五千卷堂詩話云。星巖早年負笈江都。其在山本北山塾也。磊落不檢。屢游北里。不能償債。遂爲青樓所拘。北山聞之。遣兒綠陰與樓主商。令星巖削髮披緇。日丐於里中。以償之。然不能望其充數也。數日後。綠陰更論主人始獲脫。今丙集所

載自題衣緇小影十二首。乃詠此事也。據二書所記。可以知星巖之本非僧也。

星巖與菊池溪琴俱師事天民。天民甚嗜酒。而星巖溪琴二人不甚嗜之。余聞之。先大父云。從古言詩。必及酒。然以二人觀之。詩人不必酒人也。

張紅蘭。本姓長谷川氏。自修稱張。名景婉。字道華。紅蘭其號。美濃人。嫁于梁川星巖。性溫順貞淑。於女藝無所不通。星巖欲使之讀書。先授以三體詩。紅蘭每有暇。吟誦不措。未數月。悉諳其書。星巖大喜。教以詩法。遂以女詩人成名。紅蘭在江戶也。星巖出遊于足利。紅蘭獨留在家。時有某者來告。窮乏。以請借錢。紅蘭亦無錢。乃竊典蚊帳。以與錢。其人至夜。紅蘭無他。囑蒙衣。而寢。歷數日。星巖歸。聞之。不敢爲言。

紅蘭待奴婢不少。假借且時。自講唐詩選。三體詩。使奴婢聽之。奴婢厭之。無欲久事焉。

佐久間象山至京師也。訪紅蘭。而談時事。高論大語。無所忌憚。紅蘭誠曰。請子慎之。言有召禍。象山笑曰。議論不如我輩。舉止不如我輩。豈可覺醒時人。

耳目乎。象山辭去。走馬過木屋街。有刺客舉槍縱之。紅蘭聞之。悲嘆不措。余之先大父。與星巖夫妻極相親善。嘗賦詩云。百八真珠去。手時春山折。得好花枝。花枝能解風流語。吐出清芬幾卷詞。賞紅蘭之詩才也。

紅蘭愛鳩。家畜數羽。其投獄也。安政癸卯之起。會星巖病死。紅蘭被投獄。請吏曰。妾常愛畜鳩。妾不在。恐餓死。請畜之。獄中且慰無聊吏許之。紅蘭作詩云。山水雖佳無好朋。夜多鼠畫癡。惟憐和鶴。入琴調各々孤々來相應。紅蘭以明治十二年三月歿。年七十六。

渡邊肇山。名定靜。字子安。一字伯登。通稱登。肇山其號。又有全樂堂。昨非居士。金墩居。隨安居士。寓繪堂等。號三河田原藩人。生於江戶。其少也家極貧。父在病牀。而不能購藥餌。肇山乃孜孜造畫。鬻之以購藥餌。及父歿。又能事母。久坂玄瑞。俟采錄云。肇山在獄。眷々懷母。不能措。一夜就寢。遽而起坐。曰。母君。兒今歸矣。同囚聞之。咸泣然。此一事。可以知其孝矣。

肇山少時與佐藤一齋受學。鷹見與鳩及其得罪也。藩人松岡蒞訪一齋。密請為肇山謝罪。幕府一齋以為非己之力。所及峻拒之。蒞謂人曰。肇山之於一齋。有同門兄弟之契。而拒之如此。平生經理道學。終不知為何用也。

肇山割腹。日命妻曰。我久不掃祖先之墓。卿代而掃之。妻從命。携兒俱往。於是肇山徐入室。而屠腹已。而妻與兒俱歸。肇山母怪肇山久不出。使妻入而見之。則肇山已死。妻大驚。報之母。母直入而見之。肇山以刃貫喉。而伏。母曰。登。我知汝之有今日也。然汝不割腹。而刺喉。何也。汝未知士割腹之方乎。已而起。身視之。肇山先割腹。而後刺喉也。母喜曰。真吾兒也。自古士之自殺。先割腹。而後刺喉。不割腹。而刺喉。士恥之。肇山母能知之。故言如此。然當非常之際。能不動心。真可謂女丈夫也。或傳肇山母治家嚴。聞肇山罪。連主家責以大義。令引決。

肇山臨死。自大書。不忠不孝。渡邊登。七字。別遺書曰。以此記墓。此與鄭所南書位牌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相似。但所南之意。在謂不能死國。與無後。而肇山之意。在謂累於國。君與先母而死也。

肇山家畜一力。名寅造。自購紙。謂肇山曰。請為奴畫。一日。肇山蛋起。令寅磨墨。自取一齒刷。換筆。浸墨。忽然落紙。以描達磨像。筆力生動。眉目如生。經數日。肇山割腹而死。蓋斯畫為絕筆也。他日。小野湖山賦長詩題于此畫。今不知藏於誰家。

攀山喜爲俳畫。姿態橫生。能摸一蝶燕村之風。而妙出于其上。吉田市人鈴木三岳。蒐集爲一頓子。命曰攀山俳體畫。以上之木。三岳通稱與平。受畫法於攀山。聞之。攀山之被罪。在田原也。三岳常贈物與金。以贖其窮。攀山家深德之。云。

離山有二子。長名立。次名諧。立蚤夭。諧嗣家。

渡邊小華。名諧。字韶卿。通稱舜治。攀山次子。從父遺命。受畫法於椿椿山。尤妙於花卉蟲魚。爲人溫柔真率。有君子之風。及田原侯亡。土移住東京。一時生活甚苦。小華以爲我家數世荷恩。涓埃無報。非臣子之道也。乃月割潤筆之資。以救侯之窮。論者以爲不恥爲攀山之後也。明治二十年。小華遊于埼玉。病疫而歿。歸葬于東京。時年五十四。

小華無子。絕嗣。妻名某。號某。椿山之女。善畫。後小華而歿。

鈴木春山。名強。字自強。初稱俊次郎。後改稱春山。號童浦。田原藩醫。少時欲修仙術。其里有山曰藏王山。春山乃登而至巖角。兀坐瞑目。以求仙期。以一日期滿之日。試開眼。彩雲生於山下。漸上。漸近。春山以爲天使之迎也。將乘

之。失脚。轉於深谷中。然久絕食飲。不能起。唯悲泣耳。時家人以春山久不在。使人四出。鳴鑼打鐘。以搜索。偶谷中有號泣之聲。探之。得春山。扶而歸。

春山在江戶築地也。遭回祿之災。屋宇歸灰燼。乃建木牌。記曰鈴木氏宅址。有人貼紙戲記曰春山汝燒家。欲用之。何病。春山見之。大笑。直下筆書曰木工朽者。腹中葯。好事者傳之。

春山每劇談。或攘臂。或抵股。掌旁若無人。其磊落跌宕。率此類。春山與余之先大父相善。每至吉田。必訪大父。自門外呼曰先生健在否。家人出。答以無恙。則喜而去。不必面晤也。

春山喜詩。有所賦。則來示之。先大父大父有所改之。春山憤々然怒而去。經數日。來訪曰。先日之詩。不如子之所改也。其後春山又賦詩。示之大父。大父又改之。春山憤々然怒而去。數日。復來訪曰。先日之詩。不如子之所改也。如此者。數。春山從廣瀨淡窓而學詩。

春山與高野長英、小關三英、幡崎鼎、箕作紫川、佐久間象山等相友善。長英之投獄也。託母於春山。春山代而善事之。云。

蘭醫之開。尚齒會於長崎也。春山亦赴之。談未半。春山起之。廁將降階。失足。顛墜。人々大驚。直抱起。春山曰。有傷乎。春山自以手撫腰。曰。伯因伯因。伯因者。蘭語。言痛也。後人々皆嘆曰。會之約。堅禁。用邦語也。然急遽勿卒。際猶且用蘭語。而不發一邦語。其用意至到。我輩之所不能及也。

春山脚極健。其在長崎也。欲至豐後。日田。其間四十八里。朝發而夕至。聞者莫不驚愕。常謂人曰。余一日步三十里。不敢爲疲也。

春山著西洋兵制。銃陣初學抄。三兵活法。兵學小識。海上攻守略說等書。自述其所得。其書之出也。諸藩爭求。改革兵制。今日軍制之書。猶有襲用春山書中語者。可以知其有所裨補於兵學矣。

春山常以備夷爲念。而知夷防。在火術。遂肆力講其術。然又不敢爲廢。我舊習也。鹽谷宗陰謂春山曰。今之談兵者。不僻於舊制。則僻於西洋。猶如醉漢之不左。跌便右。顯也。當今之世。能不左右顯者。誰乎。春山曰。然觀世而不觀。於世制兵。而不制於兵。雖不能及。而吾則有志焉。

老中水野忠邦欲薦春山于幕府。使之爲侍醫。無幾。忠邦罷職。事終不成。春

山深。以爲憾。

春山。母名園。以厚信佛。有名。當時諸倭佛者。假名。以園之徒。則天下所到。厚待之。云。

春山事母孝順。母。听夕佛前。擊木魚。唱梵唄。春山侍坐。和之。

弘化三年閏五月十日。春山罹疫。在其友杉田玄伯家。而歿。臨歿。拊胸大息。

曰。大丈夫。不以馬革裹尸。徒死於衾褥之上。今何等時。遂瞑。時年四十六。

春山。子名才三。亦講西學。明治某年。到名古屋。創刊扶桑新聞。名播遠近。四十年十二月。罹病歿。年六十三。

伊藤鳳山。名馨。字子德。通稱大三郎。出羽酒田人。少時遊學江戶。師事朝川善庵。後仕田原侯。爲儒官。一日說詩于侯。前講說之妙。不啻解頤。然往々有談涉。猥褻。頗厭人聽者。御史乃白之。侯。易以他書。

尾張侯聞鳳山。妙於講說。招致之。以講諸經。侯大嘆稱。因欲以鳳山爲家臣。遣使請之。田原侯依違未答。鳳山聞之曰。我既委質。三宅氏爲其臣。何敢事二君。即日休講而歸。

鳳山門人相會。圍碁。鳳山大怒曰。木野狐者。老人消閑之具。汝等耽樂如此。何也。使僕取局投之火。

鳳山門人。一日在塾。朗讀賴氏外史。鳳山問曰。汝所讀為何書。曰。外史。鳳山直奪其書。使家奴送之。其家而不復讀也。蓋鳳山之意。非惡外史也。在惡學文辭者。以此為法也。

鳳山作詩。拙惡。偶有作。人皆嗤笑。蓋其學專於考證。而如詩文。不敢欲競其巧也。

鳳山初或在江戶。或在京師。教授生徒。至元治元年。田原侯聘之。待以賓師。於是鳳山移住于田原。明治三年五月病歿。年六十五。無子。養弟子伯豫為嗣。承其業。鳳山所著甚多。傷寒論文字考。左傳章句文字考。孫子詳解。孝經孔傳讀本。學半樓十幹集。諸書皆刊。而問于世。其他吳子詳解。扁鵲傳問難。正氣歌解。山城雜錄等。皆未錄梓。

村上財右衛門。名範致。通稱定平。後改財右衛門。號清谷。田原藩人也。嘗遊於長崎。受砲術。於高島秋帆。攻苦研鑽。究其秘。歸藩。後傳之。藩人益講明其術。

是以藩雖小而。銃砲之術。不敢讓。他藩也。安政中。秋帆獲罪。被送江戶。財右衛門聞之。欲追與。辭訣。馳至吉田。已過。又追至新居。吏拒之。不許。面接。揮淚而去。秋帆聞之。深謝其情之厚。幕府後知秋帆無罪。錄用。為講武館師範。財右衛門之喜。蓋出于望外也。

財右衛門在長崎之日。見西洋風帆船之快捷。歸藩。後勸藩主。摸俄國之須久。爾爾船。以造一風帆船。名曰順應丸。財右衛門自操縱之。經遠江洋。至江戶。以示我帆船之不如。風帆船之快速云。

田原近海。多產淡菜海參等。財右衛門教沿岸漁民。採收製造。以輸之海外。獲利頗多。其平生用心。民事。可以見矣。

財右衛門歷諸官。為執政。明治二年。更任大參事。五年四月。罹病歿。年六十五。子名照武。承後。

佐藤一齋。名坦。字大道。通稱捨藏。一齋其號。又號愛日樓。老吾軒。江戶人。初受學於田原。儒鷹見爽鳩。後歸於陽明王氏之學。應幕府之聘。為儒官。食祿若干。

一日將軍德川家慶至湯島學問所。召一齋講書。時列侯臨之。麾下臣亦多會焉。家慶手把論語授之。一齋使其講八佾篇。王孫買問曰。章蓋家慶虞權臣專恣。故特取此章耳。一齋亦能知其意。滔滔講說。不敢忌避。聽者莫不嘆稱。

一齋年五十娶妻。續絃。年少姿美。一齋鍾愛之餘。獲病臥床。體爲瘦癯。後自有所悟。不復近之。由是身復強健。齡踰八袞。而精氣不衰。

一齋作文若詩。精練嚴密。改而又改之。雖一字不苟也。及脫稿。乃示之。諸友門人。曰。措辭間。若有不妥者。幸指摘之。

或人曰。一齋言志錄。諄々說出道德仁義。來而其中不無狡兔之三窟。前後相矛盾者。亦有之。曰。武人多是胸次明快。儒者却多關弱。曰。胸臆虛明。神光煥發。曰。張公藝書。忍字百餘。未盡善之意。非所以爲教也。曰。忍字心上加刃。

非好字面。凡此等語。皆不免議論也。而世人崇尚其書。以爲無有一瑕。豈何也。余曰。余不知一齋之爲人。然其書多載道德之言。舉格致之說。而大有所益。於世道人心也。假使有一二可議者。何足以論。如或人之言。排之。而可也。

一齋曰。欲爲世間第一等人物。其志不小矣。余則以爲猶小也。世間生民雖衆。而數有限。茲事恐非難濟。如前古已死之人。則幾萬倍於今。其中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不可勝數。我今日未死。則似稍出頭人。而明日即死。輒忽入於古人籙中。於是。以我所爲。較諸古人。無足比數者。是則可愧矣。故有志者。要當以古今第一等人物。自期焉。此見其善。勿徒爲大言壯語。而斥之。

一齋有詩云。落落乾坤人亦無。誰歎自古是真儒。作名與利多。爲累透得此。關。纔丈夫。余之曾祖父。賞此詩云。近世學者。作詩纖弱。似疾瘵女子之語。殊無男兒氣象。一齋爲此語。鳳鳴朝陽也。

曾祖父嘗曰。今代文人。當以葛西因是及一齋爲冠冕也。賞之者至矣。而曾祖父之著書中。往々駁詰陽明王氏。以故一齋深嘆曾祖父。一齋嘗見曾祖父文章。以爲有疵。願告之。其人以一齋言語。曾祖父曾祖父以爲一齋所見狹矣。因引數證以辨之。其人往告一齋。以曾祖父之辨。一齋終不能還答。此事余聞之。先大父云。

大橋訥庵。名正順。字周道。通稱順藏。下野人。少時從佐藤一齋學。初攻陽明王

氏之學。後知其非。著疑王學。痛排斥之。而終歸于程朱學。爲人方正忠烈。見義明決。嘗奉書水戶烈公。有所規諫。公深嘉之。貼其書於屏風。時讀之。以自爲誠云。

納庵深惡西洋之學。撰開邪小言四卷。反覆辨斥。外人之不可觀。其說雖非。無偏見陋識。又有所可取。納庵以文久二年七月段年四十八。

藤田東湖。名彪。字斌卿。通稱虎之助。後改誠之進。東湖其號。水戶人。幽谷子。爲人容貌魁岸。眼光射人。初專心武技。不甚喜讀書。年踰弱冠。慨然自奮。刻苦讀書。

東湖。父幽谷。與余之曾祖父爲親友。故及東湖來于江戶。令之見曾祖父。東湖回天詩史云。文政己卯。彪年十四。與豐田天功往。而寓先子之舍。因始獲見。當時。碩學龜田鵬齋。大田錦城。諸子亦時遊岡田十松之門。試劍術。數十日而歸。鄉然則東湖十四歲始來于江戶。而見曾祖父等也。

東湖曰。本居宜長著書立論。以大明古義。其功固偉矣。然平昔議論。攻人頗多。初攻佛氏。次攻儒家。攻神道家。攻和歌者。流夫人攻人。多則人亦攻我。是

勢之必至。故攻人者。常汲々乎爲之防。而不遑明己之道也。且其斥儒家。醜詆詬罵。尤至。不知自小其道。不亦陋乎。如平田篤胤。亦豪傑之士也。而其說。比之本居。陋更甚矣。又常陰取西洋人之說。以修飾己之說。其意殆不能解也。

安政二年十月二日。江戶地大震。時東湖在水戶侯。甲第驚走出。于外而覺。母在乎堂。反入戶內。兩手擁母。將復出。偶屋梁下墜。壓死。東湖母在其下。纔免。東湖時歲五十。人莫不惜其死。聞之。小石川富坂上。有陸軍工科學校。東湖家在其域內也。

東湖娶山口氏。生三男四女。長小野太郎。天次。健嗣家。筮仕。宮內省。次任。妾土岐氏。生一男。名信。通稱小四郎。小四郎。夙唱尊王攘夷之說。與武田正生等起兵于常野。間軍敗。逃于越前。與加賀兵遇而降。終處斬。時年二十四。

卷菱湖。名大任。字致遠。通稱右內。號菱湖。又號弘齋。新潟人。龜田鵬齋之至新

潟也。見菱湖書。大賞之。勸至江戶。遂能成名云。菱湖嘗語人曰。古今能書有三人。其人曰三人。爲誰。曰。空海。居第二。道風。居第三。其人曰。誰。居第一。菱湖加指于鼻。曰。大任。以外無其人。自負可想。

菱湖極嗜酒。晚罹中風。手足麻痺。故書字。筆端顛々。不復暢達。而世人以爲有_二一種風致。愛_二重之_一。論_二于前書_一云。菱湖以天保十四年四月歿。年六十七。

曾祖父之刊_二九經談_一也。囑_二菱湖_一寫_レ之。刊_二學庸_一。庸_二二原解_一也。囑_二塘它山_一寫_レ之。刊_二疑問錄_一也。囑_二中根玄石_一寫_レ之。故其字皆妙。

永書僊。姓末永氏。自修稱永。名知樂。字安卿。通稱良輔。書僊其號。又號_二石齋_一。號_二南陽_一。奧之中村藩人。自幼好書。初從_二真逸紀環_一學。後欲_レ排斥_レ世之碌々。循_二故轍_一。不能_レ踰_二磨礪_一之一步者。於是上_レ祖述_二蔡邕鍾繇_一。次_レ憲章_二義之_一。獻_レ之_二下_一。到_二于米董徵明_一。以作_レ折衷_二羽翼_一。小楷主_二歐陽詢大楷主_二晦翁_一。及_レ程時宜_一。草書本_二張旭_一。并_二兼懷素_一。書學略成。然後窮_レ本邦名家。空海逸勢以下。及_レ尊圓親王。佐理行成道風假字法度。終能得_レ大成_二書學_一。惜乎以_二安政己未五月_一病卒。年裁_二五十有九_一。

自古書家有_二懸腕虛掌法_一者。書僊乃曰。不_二翅懸腕_一也。又有_二建腕拳腕_一。二法。而其骨法柔軟。不_レ撓。變化自在。縱橫無_レ不如意。此書家之秘密藏也。書僊與_二余之先大父_一締_レ交。其弟子鈴木松濤亦與_二先大父_一。先考親善。松濤性

好_二歷遊_一。而每_レ來_二余家_一。留_レ數日。余時年尚幼。松濤見_二余之採筆塗鴉_一。爲_二寫_レ千字文_一。一卷而去。後不知_レ其所終。余後廢書學。不作一字。終得人之評。至今悔之。

殿岡神通。名從。字大體。通稱勇一。神通其號。又號_二北海易翁_一。瓊華生。越中富山侯。世臣。自辭_レ祿。至于江戶。以_二揮灑_一爲_レ業。神通嘗著_二榴彈私記_一。一卷。以_レ發明_二火術_一。又著_二不可解譚_一。一卷。以_レ論_二時政_一。失得_レ其人。蓋非_二尋常_一。書家者流。惜_レ不得_レ詳_二其傳_一也。神通來于吉田也。數訪先考。一日。自携_二一獅子面及一圓石_一來曰。此面。保延宮中物。此石。於某砂磧中獲之。奇石也。先考借而示之。藩大夫和田元長。元長極善賞鑑。曰。此石。人造也。非天造之物也。此事。余聞之先考云。

貢名海屋。名苞。字子善。一字君茂。通稱泰次郎。海屋其號。晚改_二號_一。松翁。阿波人。書名高_二於天下_一。嘗_二至于吉田_一。客_二於神戶某家_一。某以_二賣糕_一爲_レ業。時造_二一招牌_一。未_レ書_レ字。海屋見_レ之。曰。欲_レ使_二誰_一書_レ之。曰。欲_レ使_二巧書者_一。書_レ之也。但未_レ得_二其人_一耳。海屋曰。僕之字。拙陋不足見。然若_レ使_二僕_一得_レ書_レ之。亦榮_レ矣。某曰。子果_レ能_レ之。則囑_二之子_一。海屋大喜。直執_レ筆。大書_二作_レ玉阿羅禮_一四字。玉阿羅禮者。某所_レ嚮_二之糕也_一。字既成。筆勢迢逸。老成人不易_レ及_レ。及_レ建_二之店頭_一。行路人莫_レ不_レ反顧。嘆稱_二海屋_一。以_レ文久三年五月。菊池溪琴。初姓垣內。後改稱_二菊池_一。名保定。字子固。通稱孫左衛門。後改_二孫輔_一。溪琴其號。南紀栖原人。爲_レ人。溫和篤厚。有_二君子之風_一。自_レ少好_二學嗜詩_一。至_二江戶_一。從_二

遊于大窪天民。與梁川星巖、佐羽淡齋等爲友。家本以素封聞。故所作詩皆自刊而問之。于世如秀餐樓集、溪琴山房集、海莊集是也。

溪琴詠。徐福云。片帆遠指海東霞。回首咸京雲路賒。萬里蓬萊舟未達。君王已上輜輳車。諸友極口賞之。

溪琴久在江戶。將還南紀。徧徵諸友詩。余之先大父亦贈以二絕句。云。我於杯酒本無緣。每逢佳辰却黯然。况復如今將縮柳。不堪離恨幾條牽。郵亭壞壁寺門扉。到處題詩亦自奇。莫道千山花落盡。鶯聲猶在綠陰枝。溪琴喜曰。

我所徵詩多有之。獨足下詩可謂佳作矣。溪琴時知大父未仕。還南紀後。薦之於和歌山侯。先容略成大父適釋褐於吉田藩。以故辭之。

溪琴不獨妙于詩。揮酒亦妙。嘗得明人裏堅幅于一古肆。而刻意摸倣。自此書法大進。云。溪琴以明治十四年一月歿。年八十三。

長尾景翰。字文卿。號秋水。又號臥虎山樵。又王暮秋。越後村上藩人。自少好。歷遊南至紀伊。北窮陸奥蝦夷。其在松前也。有詩二十首。今舉其二。云。海上寒

拆月生潮。波際連橋影動搖。從是二千三百里。北辰直下立銅標。巡邊小吏

話寒樓。孤節蕭々殘夜燈。熊子關南天欲暮。羊蹄嶺北水成冰。前詩尤膾炙人口。

景翰以文久三年歿。墓在彌彥山下。吉田村云。今關天彭。先儒墓田錄云。關根只誠。名人忌辰錄云。景翰墓在駒込洞泉寺。今案在洞泉寺者。爲長尾景翰妻之墓。而景翰亦別人。非越後景翰。忌辰錄誤之也。余所見之忌辰錄。不載景翰。

遠山雲如。名澹。號裕齋。雲如其字。以字行。江戶人。性豪宕。而風骨飄逸。自幼好詩。師事梁川星巖。名益高。初家甚富。至雲如產稍落。乃去江戶。歷遊關左。諸國。所到聚徒講詩。以爲活。及星巖去。江戶而至京師。雲如亦挈家而移。將與星巖卜隣。會星巖病歿。乃去京師歸江戶。以文久三年五月歿。歲五十四。所

著有寶內奇詠、蟹紅魚白集、雲如山人集、見山游草、卜居集、湘雲集、京塵集、島雲漁唱、棧雲集、湘雲岳雪集、墨水四時雜詠、三雲集、雲如遺稿等。皆行于世。

大沼枕山。名厚。字子壽。通稱捨吉。枕山其號。別號熙々堂。江戶人。初家甚貧。精

世。

不娶。一日。敝衣破履。往訪菊山。五山投刺。求見。家人見其狀。拒而不通。枕山怒曰。雖外被藍樓。內豈無錦繡哉。家人告之。五山。五山延見之。時。床上有一花卉。使枕山賦之。枕山立賦。一律。呈之。詞辭絕麗。自有金玉聲。五山大驚。直使枕山。居于諸生。上。枕山以明治廿四年十月歿。年七十四。

枕山。父竹溪。名典。字伯繼。工詩。著有竹溪小稿一卷。枕山曰。我父之詩。清新雋永。有陶靖節之風。嘗展其墓。賦詩曰。惟有詩癖。同家聲譽。不墜。竹溪以文政十年十二月歿。年六十四。枕山有一男一女。使女配義子鶴林。而嗣家。鶴林通稱善次郎。為人溫柔謙退。亦好學。大正元年。罹病歿。

小野湖山。初稱橫山氏。名卷。後改長愿。字舒公。一字懷之。通稱僊助。後改伺之助。湖山其號。又號伺庵。晏齋。近江高畑村人。仕于吉田侯。任時習館教授。

湖山少而游學于江戶。受詩法于梁川星巖及藤森弘庵。後又從余之先大父。受諸經諸子。為人慷慨。尚氣節。常與天下志士交結。及來于吉田。首唱勤王。以率子弟。湖山後自到先大父。請制弟子。大父許之。故傳湖山事者。皆不知其為大父弟子也。

湖山壯時嘗訪藤田東湖。東湖以氣節高。自標置。見湖山。戲曰。能詩。何益。蓋

與吾角力。湖山心頗憤之。歸途過友人。曰。東湖無禮。豈以余為尋常詩人乎。辭色激厲。聲淚共迸。蓋其所自期。不在詩也。此事余得之。叔山逸所記云。

安政疑獄之起。湖山亦見禁錮。後見赦。復舊職。明治戊申。車駕東幸。湖山被召。至東京。任權辨事。無幾。以親病。辭歸。豐橋。任權少參事。兼為時習館督學。五年。移家於東京。不復仕。從容自適。專以作詩為樂。十六年七月。天皇嘉湖山前功。賜硯一枚。湖山深以為榮。因名其樓曰。賜硯樓。或云。先是湖山使子

正弘。獻所著艱民圖卷。詩。天皇殊嘉賞。故有此賚也。四十三年三月。罹病歿。歲九十七。近世詩人。而享長壽。莫斯翁若也。

伏見之役。德川將軍慶喜軍敗。航海逃歸。吉田侯松平信古君亦從之。慶喜遂欲要君。俱與至江戶。告之。君曰。請一歸。吉田而後從。命慶喜許之。君乃從。前芝港而上陸。在藩。一日夜。乃欲往。從慶喜。曰。我與將軍有約。若不履行。不信。莫甚焉。時藩議已變。無復欲佐幕府者。故諸臣強止君。而不遣。慶喜亦覺君之心。變起。備東歸。止君。實湖山等所為也。

先考與湖山為友。共任職。時習館。是以善知其為人。也。嘗謂余曰。余與湖山

交有年。其爲人。襟度落落。可謂快男子矣。蒲生重章。近世偉人傳。有狂々先生傳。曰。先生久住於江戶。交道頗廣。平素不修邊幅。必以真率接人。人一見。乃服焉。與先考言合。狂々先生。謂湖山也。湖山子。名正弘。號雙松。好學。善文章。而詩。則不喜之。篁仕宮內省。後致仕。大正末年。罹病歿。

村瀨太乙。名黎。通稱泰一郎。美濃人。仕于犬山侯。成瀨氏。以多奇行。有名。其友之死也。自携一壺酒。詣其墓。告曰。與子交契三十年。花晨月夕。未嘗不相追隨也。今者喪子。我心之傷。可勝言哉。我有壺酒。請酌。以爲平生歡。乃舉盃。曰。子先飲之。曰。我亦飲之。對墓獻酬。如與生者俱酌也。既醉。興趣勃然。乃高吟浩歌。以爲快。既而酒盡。乃還。

歲暮。衆債主至太乙家。太乙曰。以酉時來。當償債也。酉時。債主至。太乙曰。皆會乎。曰。會。太乙乃自負一錢櫃。來。攤錢于衆債主前。任各自取之。太乙家。每歲以此爲例。

太乙師事賴山陽。在其家。九年。山陽罹病。常侍湯藥。看護尤至。人莫不感嘆。

太乙以明治十四年
□月癸年七十九。

曾我耐軒。名景章。字子明。通稱大三郎。耐軒其號。又號詩仙。又蘭雪。江戶人。春田九皇弟。少時入昌平齋。師事古賀侗庵。後仕岡崎侯。任爲藩學教授。性放縱不拘。一夜興至。欲與友人俱酌。挈一瓢酒。往叩其扉。曰。起。友知其爲耐軒。伴臥而不起。耐軒又急呼。曰。近火。近火。盍起乎。友聞之。驚遽開戶。耐軒笑。執其手。曰。張良之智。陳平之策。無以過焉。遂取盃。徹徹夜。

耐軒嘗大醉。或倒臥于路上。或大呼于街上。殆似狂。然性恬淡寡慾。當世無比。

耐軒聞筒井秋水。名欲。見之久矣。一日。欲至西尾。行數里。有一水。將乘船而渡焉。探囊無一錢。終不渡。而還。蓋耐軒未至此之前。投一酒戶。傾囊而飲。故終不得渡也。

耐軒自少就師。受經術。然其所長。在於和漢史乘。與古今體詩。所著有耐軒詩草。耐軒文章。耐軒遺稿。幽討餘錄。五倫名義辨證。耐軒以明治三年九月。歿。年五十五。余少時聞西參岡崎。有曾我耐軒。西尾有筒井秋水。二人皆善詩文。而秋水事。

無所_レ知也。頃者讀其所_レ著秋水存稿、秋水遺稿、二書始得_レ知其才。遺稿有_二門人榎山逸所_レ記行狀其略云。秋水名載。字元卿。通稱與八郎。文化乙亥年。生於江戶藩邸。成童歸鄉。受學菅藤某。然家貧不能購書。聞鄰邑有_二多藏書者。日就其家。而借覽。雖風雨寒暑。不少怠懈。云。秋水鄰舍有_二松平三郎次者。以善射聞。一夜秋水讀書倦。將睡。偶聞隔壁有_二鳴弦聲。開窓視之。見三郎次習射。庭上。時正嚴冬。寒風凜烈。而三郎次露跣偏袒。如不覺其苦者。秋水竊歎。以謂學問之難。比射筈。百倍而我用力。不如三郎次。事可望其成。邪。從是每夜靜。人定。誦聲與弦聲相應。往々達旦而止。其勤苦精勵。率此之類。

秋水平生深慕水戶西山公。備前芳烈公。爲人。一日有客談及芳烈公事。秋水俄起。盥嗽。改服。而出。客曰。先生何拘禮之甚。曰。吾敬先賢。已非敬汝也。客報然而退。秋水以明治廿七年十月。二月歿。年八十三。

松下鳩臺名煥。字士章。通稱源之進。鳩臺其號。岡崎藩人。自少好學。宗譚國氏。又好_二武技。善于槍法。故任侍講。兼爲長槍隊長。鳩臺少孤。事母至孝。性又溫順。款誠。人甚愛重之。

余嘗至長篠。訪所謂盃井。側有碑。其文鳩臺所撰也。文云。大通寺在三州設樂郡長篠村。其山出泉。清潔可飲也。傳稱天正三年。甲侯武田勝頼大舉入三州。圍我將奧平信昌於長篠。攻之。長篠危告急。於岡崎神祖亦乞援。織田氏并衆數千。將來救之。甲諸將察師疲兵頓。勢不可支。說勝頼班軍。勝頼爲其姦臣所_レ蠱惑。不納其計。於是甲將等皆知其主必敗。而不可救。怨憤悲泣。欲與共死之。秋此泉而盟。及其敗。果皆奮戰死。士人飲之。至今呼其泉爲盃井。不敢蝶贖。云。嗚呼。諸將者。甲之良也。其功不收。其謀不聽。汚辱於姦臣之口。並死於劍鏗之下。實可哀矣。然而其英風義烈。凛々耿々。與此泉。千古不盡。是雖死。猶生之日也。予謂飲醴泉者。懷仙。飲貪泉者。懷貨。而今飲此泉者。懷義。夫物至而懷之。人之情也。若使天下之人。一飲此泉。儒夫可以奮矣。怯者可以勇矣。則其有裨世教者。豈小々哉。因勸住持壽公。使立石以表焉。文政十年五月。岡崎長槍隊長兼侍講松下煥撰。

鳩臺又工和歌。詠常磐云。波耶世賀波於毛波奴加多仁左須扶福也須天。天毛多津留美佐遠奈留良舞。

鶴田卓池。名光貞。通稱與三右衛門。卓池其號。岡崎市人。家世以染采為業。因自號藍叟。命其舍曰青々處。自少好俳諧歌。從暮雨庵晚臺。枇杷園士朗。二人而學。有青藍之譽也。性甚愛客。有來訪者。不問其所從。延之坐。設饌。侑觴。以罄其歡。受業弟子殆數百人。我鄉人水竹、蓬宇等。亦出於其門。水竹。姓福谷氏。俗稱藤左衛門。其於俳諧歌。興趣輕妙。有二人。不易及者。蓬宇。姓佐野氏。俗稱權右衛門。號吳井園。其歌別自成一家。名聲重于一時。卓池以弘化三年八月。卒。年七十九。

蓬宇嘗巡歷國中。徧訪忠僕孝子。輯錄其事蹟。為三卷。命曰三河旌表錄。先考為之序。以稱其裨益於人心。不中少上也。

精谷磯丸。伊良湖之漁夫。眼無一丁字。少時詣伊良湖祠。與一士人遇。受作歌之法。從是而後。自欲為歌人。孜孜矻矻。專攻歌章。雖漁樵之際。食飲之時。其心未嘗不在於茲。積年之久。漸嫻於詞。熟於辭。每成一篇。示之。人皆莫不稱善。蓋不由於師友。而能成綺美之詞者。世不見其比也。余在鄉時。數得磯丸歌。誦之。天眞流露。無毫飾詐。所謂自然天籟者。宜矣。其至京師。周旋於諸公卿間。頗見厚遇也。

磯丸之族在吉田。磯丸來訪也。鄰近士女老幼聚觀。接其風容。待磯丸洗足。畢。相爭吸其餘水。云。蓋出於尊崇之餘也。磯丸以嘉永元年五月。卒。年六十八。

中山美石。通稱為藏。後改彌助。吉田藩士。為藩學時。習館教授。初受國學。於本居大平。又受儒學。於余之曾祖父美石。極妙於講說。尤明於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書。

美石。門人河村寬容。才學超衆。美石與之。巡行村里。所到會集。庶民循々善誘。甚得聲譽。

美石子。曰豐村。豐村子。曰繁樹。皆能繼其業。繁樹博涉羣書。尤善歌詞。其妙勝於父祖。嘉永間。任時習館助教。明治初。召至京師。任皇學所教官。無幾罷歸。

美石所著有後撰集新抄。後撰集新抄別記。公事記。大阪日記。京都日記等。繁樹亦所著多。有之。不詳其目。

平田篤胤。通稱半兵衛。號大角。又有大壑。氣吹。適舍等號。出羽久保田人。自少好學。深信本居宜長之說。因寄書宜長。以結師弟之約。而道途遠隔。終不得

一見其面也。

篤胤平生之行。動輒涉奇矯。嘗與人論佛法。而痛擊罵詈之。且自以筆書釋迦二字。以足踏破。曰。釋迦何人。踏之無罪。其無靈也可知矣。次又書以天照大神四字。曰。見見此四字。人若踏之乎。當有天罰而加其身也。

天保以後。稱天狗小僧者。所在有之。或為醫藥。或善針灸。而乞其治者。門外常成市。蓋姦黠之人。欺誑博利。其情可惡。人稱篤胤亦得一天狗小僧畜之於家。蓋篤胤欲試其技之驗否耳。炯眼絕倫之人。豈食其欺乎。篤胤以天保十四年閏九月歿。年六十八。

篤胤仕秋田侯。而食祿不甚多。至天保十一年。俄增給百石。先是篤胤著天朝無窮曆。其見與司天臺之所說不合。關老水野越前守謂秋田侯曰。侯之臣有平田大角者乎。侯答曰。有。越前守曰。食祿幾何。侯不知其問之出於何意。卒然答曰。大角自少而好學。故舉為家臣。給以祿百石。以為藩學教授。越前守不復言。無幾。召秋田藩臣某曰。聞汝之藩有平田大角者。食祿百石。而為藩學教授。頃者著天朝無窮曆。以犯官曆。其罪不可赦。速命使歸。鄉里不許在江戶也。某歸告之。侯侯不得已。令篤胤歸。秋田且給以祿百石。蓋恐負

許在江戶也。某歸告之。侯侯不得已。令篤胤歸。秋田且給以祿百石。蓋恐負

食言之責也。

羽田野榮樹。名敬雄。通稱常陸。後改榮樹。三河羽田神社祠官也。少入于本居大平門。後遊學江戶。師事平田篤胤。終成一家。幕府末造。拳々致思於尊攘大義。傾身交結天下志士。然無有撮徒成黨之事。故禍不及其身也。明治初。召為皇學所教官。無幾辭歸。不復出仕。

榮樹賦歌云。神路山和希底乃保禮波。天津日乃光遠於保布雲霧毛奈志。示之。其師篤胤篤胤深喜之。

榮樹與吉田福谷水竹佐野蓬宇等相謀。設書倉於羽田神社。域內藏書萬有餘卷。所謂羽田文庫是也。榮樹謂余曰。訪余之文庫。而悉讀其書者。獨有福羽美靜一人而已。美靜初稱文三郎。石見人。夙唱勤王說。明治維新後。歷任諸官。至文部卿。

余年十四五。讀書未達。御曹司之義往質之。榮樹榮樹不即答。數日後復往訪。榮樹曰。御曹司者。貴人子弟未仕官者之稱也。余歸語之。先考先考曰。即彼所謂居子也。余今尚記之。山堂肆考。未出仕者曰居子。

榮樹以明治十五年六月病歿。年八十二。所著有_{三河國}官社私考、_{三河國}古蹟考等十餘種。

瑠忠實。通稱次郎。號溫故堂。保己一之子。承父之後。管_{和學}所。當時有_{訛言}曰。忠實以_{老中}安藤信睦之命。按_{廢帝}故事。志士中有_{惡之者}。密謀_{害之}。文久二年十二月廿二日。忠實往_至駿河臺。訪_{中坊}廣胖。廣胖時會_客賦歌。既訖。張_宴。至_夜。忠實辭去。歷_{九段}坂。至_{第五番街}。將_入門內。有_人乘_關刺之。忠實不及_拒。遂見_殺。而廢帝之說。實出_{謬傳}。人莫不_憫其死。刺客或云。長藩士伊藤俊輔、山尾庸三、二人也。忠實死時。年四十九。忠實子名忠詔。亦以_{博覽}見_稱。

柴田花守。號琴園。肥前小城人。以_{善歌}有名。少時攻_儒。講_佛。皆略。極_其歸趣。明治某年。來_于豐橋。與_{先考}相遇。一見如_舊。余聞_之。花守與人抵_{豐川}。妙嚴寺。有一_僧叩_以幸魂行魂。花守應_聲答曰。倩女離魂。不著不離。如此。爾僧曰。解_{倩女離魂}八字。出_于無門關。花守以明治廿三年七月歿。年八十二。

鈴木真年。字皇民。號鳴谷。江戶人。家世以_販為業。至_{真年}。自_少刻_意于學。遂

破_其產。晏如也。初入_{寬永}寺為僧。號_{不存}。後至_{紀伊}為_{熊野}神社祠官。改_名源牟知良。明治初。辭而歸_于東京。又改_名鈴木舍人。真年初從_{栗原}信充。而學。博覽多通。於_書多言。古人所未_言。如_{古事記}。與_{本居}宣長等。頗_異其見。著_{古事記正義}數十卷。以_縱其說。又平生致_力於系譜學。援據該博。殆無_{遺漏}。重野成齋推服尤_至。以為_其學。前古無_與比焉。

真年家藏有_{一古金印}。蛇鈕。方八分。厚二分五厘。文曰。漢委奴國王。或問_之。真年何_印也。曰。孝昭天皇三年十二月。吳王夫差與_{公子慶忌}逃來。其裔居_於筑前。怡土郡。自_僭號_{委奴王}。遣_使于彼。以_受爵。此印乃其所_賜也。或曰。夫差之來。有_何徵。曰。史記云。吳王曰。孤老矣。不能_事君王也。吾悔不用_{子胥}之言。自_令陷_此。遂自_到死。此說非也。當時夫差陽為_{自到}死。而竊_入海而來。於我邦。故通鑑。周元王三年。越亡_吳。其與_庶入_海為_倭。是非_其明證乎。且_{姓氏錄}。右京諸番漢部云。松野連。吳王夫差之後也。夫差入_海而來。益_{可以}證_矣。真年謂_余曰。列子湯問篇云。渤海之東。不知_幾億萬里。有_{大壑}焉。實_惟無底

之谷。其下無底。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此謂我南海之鳴門也。余乃應之曰。湯問篇云。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僊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一尺五寸。極言其短耳。此亦非謂我國乎。相與鼓掌大笑。後思之。余之說實為虛妄。而真年之說似不可棄也。真年以明治廿七年四月歿。不詳其齡。

松本奎堂。名衡。字士權。通稱謙三郎。三河刈谷人。少時受學名古屋。與田桐園。後至江戶。入昌平。而學。其在鄉也。與澤某試槍。某以槍鋒傷奎堂。左目大驚。直召醫療之。無效。奎堂從容賦俳句曰。片目傳手結句。眺免乃芳野山人。服其度量。

奎堂軀幹短小。香吐如鐘。資性豪邁。不拘小節。安政六年。登久能山。至于東照公廟前。載手。瞋目罵曰。老猾奴。我他日得志。當發汝之墓。而鞭汝之骨也。因賦一絕曰。石磴盤回老樹間。此中何事設重關。鐵槌難入三泉底。知是祖龍埋骨山。見者驚以為狂。

奎堂常惡幕府。專橫。欲討滅之。文久三年九月。與藤本鐵石、吉村重郷、安戶

昌明等。舉兵於大和。十津川。戰不利。將退。敵丸中。其右目。於是兩目俱盲。大息曰。我事畢矣。屠腹而死。時年三十四。一云。奎堂兩目既盲。乃乘輿。將奔于他國。途為紀藩士所擊而死。臨死賦歌曰。君賀多免美滿。加里仁幾。登世乃人仁加多里。津岐底與峰。乃松風。美滿加里仁幾。一作命死仁幾。

龜井六郎次。名重範。吉田藩人。為人軀幹魁偉。善擊劍。揮槍。文久年間。亡命。不知所之。或云。走京師。而入于勤王黨也。明治維新後。任奧州縣令。將赴于任也。途經吉田。徒屬從者數十人。車馬續之。親舊皆莫不驚愕。曰。真衣錦歸鄉也。牛川村。平尾氏藏六郎次。和歌一首云。武夫乃鎧乃袂。片敷而枕仁響。久雁根乃聲。勇士不忘衷元之情。可以見矣。六郎次。事世無詳之者。可惜也。此據平尾某所語。今案。任奧州縣令者。平松時厚也。非六郎次也。豈時厚為縣令。而六郎次為之副手。然未知其然否。

金子健四郎。初稱武四郎。名德褒。號豐水。吉田人。為人長身魁梧。自少好擊劍。長至江戶。師事杉山大助及岡田十松。技益進。後為水戶侯所聘。食祿若干。安政二年。健四郎與僕覺次郎者。訪畫工福田半香。坐有善書者生方鼎齋。三人鼎坐。發醢對酌。鼎齋本使酒。罵坐。及酒酣。頗犯健四郎。健四郎為人溫

柔謹素唯而聽之不敢與抗也。覺隔壁而聞之。深悲其亡狀。獨先師而去。以要鼎齋歸路。既而鼎齋醉步踣躄而至。覺呼曰。汝不遜。敢辱我師。直拔刀斫之。鼎齋死。覺亡匿。無幾。吏來檢之。以為健四郎殺之。捕而投于獄。覺聞之。恐其累于師。自首。健四郎被赦。如聞。健四郎後去。水戶。至京師。以元治元年四月。歿。歲五十。

健四郎。比十五六歲。在吉田。日擔魚販。時劍客某開場授技。健四郎每至其家。竊觀士人鬪技。或終日貪觀。而有不知魚蝦餒敗。至不能鬪也。健四郎家有一李樹。其實滿枝。謂人曰。見我足。能落彼實。即一躍而蹴之。其實滾々落地者。二三十。又立在一室。謂人曰。見我頭。能衝頂格。亦一躍而衝之。格板委然欲破。其趨捷敏疾如此。宜矣。伎倆能超衆。而播名聲于天下也。健四郎多與偉人傑士交。如水戶。藤田東湖。武田耕雲齋。長藩。吉田松陰。薩摩。西鄉隆盛。越前。橋本左內。若狹。梅田雲濱。京師。賴三樹三郎等。是也。世傳隆盛始知左內。則於健四郎之家也。隆盛常曰。如金子子。可推為天下劍客中之第一也。健四郎則曰。可托天下大事者。獨有西鄉氏而已。

健四郎。父平五郎。臨死遺言曰。健。汝宜以武技仕于邦國也。汝能立身顯名。則來告予墓。否則終身不訪予墓。可也。後健四郎臣於水戶。食祿百石。乃歸拜父之墓。且建石以記其事云。

健四郎少而問畫法。於渡邊巖山。常好畫竹。而不敢作他畫。

松井興德。通稱五郎右衛門。為吉田藩執政。受學余之先大父。性極嗜讀書。上厠喫飯。手不釋卷。亦可謂錢思公之流亞也。而其讀書也。勉鈔出政理之有裨益於世者。輯錄為諸子紀事抄。十七史抄。二書。實諸坐右。以便日用。施行其用意。可謂勤矣。

興德極喜擊劍。嘗招致劍客杉山東一郎。金子健四郎。二人使子弟及藩士學其法。自是而後。藩士達其術者甚多。興德以嘉永七年閏七月歿。年四十九。

先考謂余曰。先人著老子全解也。興德及塘它山。加藤善庵。三人作之。序而興德。文尤美。惜今不留其稿也。善庵序。載在上卷善庵傳。它山序。載在它山存稿。

柴田定保。通稱猪助。吉田藩士。起自卒伍。至郡奉行。自少嗜學。與弟受業。於我曾祖父之門。性溫良質直。遇人誘諭。招納勸善。為務。是以人皆服之。藩君亦

時賜召問。有所依頼。弟名獻吉。嗣福島氏。為人才。明果決。能習吏事。言語明辨。述事如流。未嘗壅滯。嘗稟于藩君。於吉崎海濱。開斥鹵地。為土田數十頃。收穫頗多。人利之。呼為福島新田。獻吉又常憂藩領無他物產。資公私。偶於余曾祖父之講筵。與上毛人一會。談及蠶桑。知其極有利。將欲白諸藩君。傳其法于國中。以為士庶富實之資。未幾。齋志以歿。嗚呼。柴氏兄弟皆賢。所謂難兄難弟者。

余之先大父有柴田定保。哀辭一篇。文云。夫庸人之生死。于世無加損也。然而其親戚知交。於其死喪之際也。猶且有為之。哭泣愴歎悲傷。不能自勝者。况一鄉一國之善士。其生死存歿。于斯世斯人。有所加損者哉。其存則固為一鄉一國之幸。其歿則亦一鄉一國之不幸。其幸可慶。其不幸安得不為一鄉一國之愴歎悲傷。以弔之乎哉。嗟乎。天下之善士賢人。予未之見也。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如柴田定保。其庶幾乎此人。而亡予又何得能無悲傷歎。嗚乎哉。予來此州。於今廿有餘年矣。其所相往來者。不下數十人矣。其所尤親且厚者。不過數人而已矣。其數十人者。泛交而已。其人才。能志行。未必有

可取也。其所尤親且厚者。皆一材一能。有可取者。而其志行。亦有可則者也。此亦鐵中之錚々已。然其學問究理。才識卓異。蕩々乎。其有以殊於世。而其所以為明白純粹。其貴而在上也。可以作天下之賢相。而納斯民于仁義上矣。其不遇而在下也。亦可以作一世之師表。模範。立言著書。以誨誘化道天下後世者。此天下之善士賢人也。予未之有見也。

山本直清。初名寬三郎。後改忠佐。號謙齋。吉田藩人。自少好學。從遊余之先大父。攻經義。傍及子史百家。而不喜空詩浮文。後任為時習館教授。誘諭後進。循々有法。甚為其所景慕。直清。字藩主松峰公。旨。黜罰為新井驛關吏。居二三年。被赦而歸。再任時習館教授。其在新井也。吏務鞅掌。然間日則會集諸民。以說道勸善為務。是以老少男女。皆感悅。垂淚云。直清極敬慕先大父。而大父亦子愛之。大父之歿。哀戚甚悼。如喪考妣。大父歿之翌年。直清亦就木。安井息軒。鹽谷宕陰二人。皆松崎懽堂。貫首弟子也。息軒名衡。通稱仲平。日向

妖肥人。爲人志氣剛直。而識慮高卓。宥陰。名世弘。字毅侯。通稱甲藏。江戶人。爲人奇逸卓犖。而端莊寡默。二人皆爲幕府所聘。俱任昌平覺教官。蓋二人深交。而息軒主張漢唐學。宥陰主張朱子學。其學自有所不同也。息軒常有志於治道。故晚自昌平覺教官遷爲白河代官。惜未至展其才。而罷。

宥陰少時學兵法。善槍術。平生讀書作文。而自恥人之以儒家視之。嘗有詩云。不願死入儒林傳。堅甲一聯藏。在家其志之所在可知矣。息軒所著有左傳輯釋。論語集說。書說摘要。管子纂詁等。宥陰所著有阿芙蓉遺聞。丙丁烟戒錄。籌海私議。鞭笞錄。視志緒言等。一專明經義。一不然。其志之所在不同也。

重野成齋。通稱厚之丞。後改安釋。字士德。成齋其號。鹿兒島藩人。少時入于藩學。後來江戶。入于昌平覺。而學業大進。舉爲舍長。遠近傳其名。藩君聞之大喜。使歸于鹿兒島。而督藩學。無幾遭讒。流貶于南島。後被赦。而歸。明治維新後。筮仕文部省。歷任諸官。至元老院議官。兼任東京大學教授。

成齋妙于文章。明于史學。嘗爲說曰。辨慶。烏有之人。又曰。兒島高德。亦虛構之人。其說之出也。或以爲然。或以爲不然。議論紛然。昔年我鄉柴田定保亦以辨慶爲烏有之人。以謂東鑑不一言及辨慶之事。恐非有其人也。然則以辨慶爲烏有之人。不獨成齋也。或曰。人若至東奧。而訪高館衣川之戰跡乎。則辨慶遺蹟不暇應接。誰有信無其人者乎。蓋辨慶武勇不顯於源平爭戰之際。而顯於義經北走之時。故東鑑不及詳載之也。此說似有理。至兒島高德。則南方紀傳。櫻雲記。殘櫻記等。諸書皆明記其事。無有可疑。而成齋以爲虛構之人。何也。聞之。他日成齋以事至田原。田原士人訪成齋曰。吾藩君三宅氏志純公之裔。而系譜具在。人無不知之者。而足下以爲虛構。有何據。成齋不爲之答。而去。成齋以明治四十二年十二月歿。年八十四。

佐田白茅。久留米藩人。竹水子。少習兵家言。工武技。初唱勤王。奔走國事。數陷危地。明治維新後。筮仕兵部省。兼任外務省。後辭官。作操觚家。自創大來社。每月選諸家詩文。附之。剗副。命曰明治詩文。月獲數十金。以作糊口資。後又開史談會。講明史學。多所裨益。平生雖與文士往來。而豪爽之氣。自不能掩。

也。

明治戊辰歲。白茅爲遣韓使節。至韓國。與韓廷諸大臣尊俎折衝。諸大臣不
容我言。於是白茅歸。言韓國之可討。然其言不爲當路所容。乃挂冠。不復出
仕。白茅未死也。建墓於橋場。總泉寺中。自題以征韓論主唱者佐田白茅墓
十一字。白茅以明治四十年十
一月歿。年七十六。

岡鹿門。名千仞。字振衣。通稱敬助。鹿門其號。仙臺藩人。少時來于江戶。入昌平
費而學。明治維新後。徵入史館。不久辭官。專委心著述。嘗著米志、法志、英志
等。於泰西事情瞭然。若指諸掌。平生以俄國爲憂。常比之虎狼。奏而略說其
形勢。以戒世人。

鹿門好遊。常以爲講周公孔子之道者。不一游。中土而可乎。明治甲申歲五
月。航上海。遂游杭蘇、北京、保定、天津、廣東、香港。諸地。至翌年四月還。其間與
諸名士交。於政體風俗亦有所得。後不幸喪明。才不爲世用。以大正三年二
月病歿。歲八十二。

間中雲颯。名宜之。字禎卿。下總岩井人。少從賴山陽學。後仕爲司直吏。頗有聲

譽。及玉乃世履之出仕。以爲非己之所及。挂冠。就閑地。

雲颯爲人。極重忠孝節義。與人論史。及二楠事。嗚咽歎。口不能言。余一日
訪雲颯。雲颯曰。余歲傑士高山正之之額髮。久矣。將建祠。以祀之。未幾。雲颯
就木。遺髮。今不知所在也。

雲颯歲甫十六。負笈求師于京師。時聞賴山陽之名。三躡其門。而不得見。乃
賦小詩一篇。託之家奴。曰。先生見之。或知余志之所在。辭去。出門。往未數步。
家奴追及之。曰。先生今歸。自外見子之詩。感歎不措。令余追之。雲颯喜。返見
山陽。遂請而爲弟子。其詩。余今不記。蒲生重章。近世偉人傳。有雲颯傳。而不
及此事。

雲颯常厭西洋舶載之物。一切斥而不用。明治以後。世皆用洋燈。而雲颯獨
用行燈。嘗語余曰。西洋履便于行步。然余既斥西洋什器。故不爲用之也。
以明治二十六年
月歿。年七十七。

日尾直。江戶人。荆山女也。荆山之學。本兼和漢。直能繼承。不墜家聲。明治維新
後。設家塾於下谷徒士街。命曰竹陰女塾。聚徒教授。華胄子女。從遊甚多。直

歿。不聞有變。其後。者上也。直以明治三十年十月段。年六十九。

直有兄。名約。字省三。號省齋。好學。善詩。其名未至大顯。而歿。省齋之友。得鎧裝一弓。於鎌倉。古戰場。省齋乃賦長詩。云。鎌倉之山鬱蒼蒼。鎌倉之海碧茫茫。冤鬼幽魂哭。雨裏斷碑荒墳峙。路傍古寺雲深多。宿鳥舊墟徑暗咽。寒蟬憶昔右將龍興日。直披雲霧仰太陽。四海旌旗揮掃迹。八洲草木似蒙霜。從古英雄多妬才。侍臣碌碌皆犬羊。劉家不患有王莽。少主但憂無霍光。一瞥人生七百歲。漁樵空說古戰場。白波動岸淘沙石。敗甲猶餘黃金裝。藤子生平慷慨士。得之珍重置文房。對我通宵無他話。一樽薄酒論興亡。豪淚灑盡海山秋。孤燈耿耿寒夜長。

高橋玉燕。名龍。字水龍。玉燕其號。仙臺人。其家在芭蕉巷。故取以為號。自幼好學。博通經史。兼工詩。與書。後來于江戶下帷。城東教授生徒。

玉燕在江戶。與大槻盤溪。東條琴臺。田口江村。大沼枕山。橫山湖山。菊池五山。龜田綾瀨等。諸儒家詩人。交名益顯。仙臺侯夫人聞其名。數延諸後宮。以講經。恩寵優渥。有章服之賜。人以為榮矣。

玉燕所著有玉燕百絕一卷。蓋女詩人。而梓行其詩者。不過張紅蘭。白川琴水。及玉燕等數人也。玉燕賦雨中紅梅。云。輕紅帶雨逞嬌姿。濃露斑斑綴嫩枝。恰似佳人梳浴罷。明珠千顆壓雙垂。

中根香亭。名淑。字君艾。通稱造酒。香亭其號。江戶人。以博覽能文。見稱。香亭早喪妻。而無子。人勸之再娶。不肯。家本多貲。故為汗漫之遊。以放情。丘壑及晚。謂友曰。我已無妻子。可以託後事。我死。附茶毘。以投骨于海。至。囑莫過於此。大正二年一月二十日。香亭歿於戰之興津。友往弔之。而附茶毘。載骨於船。至海。先使苾菴誦經。而後沈之。一如遺囑。香亭死時。歲七十有五。香亭嘗自記。云。予有船暈病。又有車暈病。凡在車上。四面密蔽。必眩焉。每戒家人曰。吾死。當窓乎棺。不然。必發棺。暈香亭終不窓乎棺而止。

根本通明。字子龍。號羽嶽。又號健齋。秋田人。自少力學。初修程朱學。後雜探漢魏之訓詁。與清儒之考證。以為一家。平生專力于攻古書。至詩賦文章。目不一觸之。頗類李獻吉。不讀唐後書也。明治初。東北諸藩。概黨於幕府。而通明大非之。率先唱大義。排衆論。及王師

來。攻單騎迎而納之。諸藩亦覺其非尋常皆降服。明治某年。通明被召。進講經義。人皆以爲榮。後聘爲東京大學教授。別開學禮會。於家塾以興釋奠廢禮。

明治十一年。清國欽差公使何如璋之來也。通明與如璋及隨員黃遵憲、沈文榮、張斯桂、王治本等。諸人反覆論易詩諸經及史學。而彼此各是其所。是互不相下。而皆嘉通明專心經說。而不爲空詩浮文也。如璋與書曰。根本先生通漢學。致力於四書五經。余來東京。持所爲經說。以相質叩。所學具有根柢。與俗士之馳騁浮華。徒以風流自喜者異矣。治本亦曰。貴國多文學士。僕所交者。如鷺津、中村、大槻、重野、巖谷、森春濤等。君皆彬彬儒雅。然未及先生經說鏗々。如戴五經者。若鷺津、中村、大槻、重野諸賢。則指紳之堂々。薰染於世味。名士也。其爲清人所重者如此。自是而後。名漸高。

通明常論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正君臣父子之位。而通神明之德也。故乾卦以示天子一姓之象。蠱卦以示父子相繼之義。蠱象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則父終而子繼之。萬世一系者。天之道也。明治壬寅歲。清儒吳汝綸之來。

也。通明與書。舉前說以論湯武以前。天子一系。汝綸不服其說。往返辯論。互不相下。然汝綸因此知通明之深。用心于易道也。

村山抽軒曰。通明解書。往々有涉奇僻者。伯夷傳云。夫學者載籍極博。通明解之。曰。學者謂爲學之人也。極博謂極盡其弘博也。此等之語。雖二十歲童子。猶能不誤其義。而通明解之如此。則其解易詩書論孟。概可知已。

通明常手執鐵扇。雖講書之間。不取釋之。又性愛刀劍。能辨其真贗。利鈍及其刀之所從。出云。通明以明治三十九年十月。歿。年八十五。

村山抽軒。名德淳。字大樸。江戶人。幕府醫員鹽田順庵二子。出嗣村山氏。以醫仕于幕府。米艦之來。浦賀也。抽軒憂慮弗措。著米舶紀事。以述其事。安政七年。村垣淡路守。小栗豐後守等。奉幕府命。使于米國也。抽軒從之。往及歸。著奉使日錄。以記其事云。

抽軒父順庵。以博聞多識。有名。抽軒學。因庭訓而成。明治維新後。抽軒棄醫。專以儒爲業。與重野成齋、島田篁村、川田斐江、蒲生綱亭、小山春山、依田百川、淺田宗伯等。交。文名漸高。

拙軒常曰。字有俗字。語有俗語。而古來無能究之者。為可憾。於是日操鉛槧。吃々窮究其字。與語之所由。一々舉證。明話精審。正確如析牛毫。分蠶絲。惜哉其書。未繼于梓。而歿。拙軒以明治二十六年三月歿。年六十二。

龜谷省軒。名行。字子省。對島殿原人。少時從廣瀬旭莊。安井息軒。學以善文章。有名。明治以後。立小學校。置諸學科。中有修身科。而未有一書。可用以課于兒童者。省軒因自撰一書。命曰修身兒訓。試勸之。一小學校。課于兒童。講者皆稱其自易而入難。從租而入精。循々有秩序。於是國郡用之。終徧于天下。或曰。省軒之著兒訓。其妻立之案也。省軒以正二年一月歿。年七十六。

島田篁村。名重禮。字敬甫。武藏大崎人。世為邑著姓。父重規歿。家道稍衰。篁村自幼嗜學。嘗聞其兄某。讀先哲叢談。慨然奮起。欲以儒起家。而無就師之資。伯姊憐之。織紵紡績。以助其費。篁村感激。自奮孜孜。不懈。初從海保漁村。安積良齋。學。後入昌平。費而學。而其資皆出于伯姊。故篁村深德伯姊。終身母事之。奉養甚至。
篁村好蒐集古書。積至二萬餘卷。常誦王白田之語。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

平生志願。足於斯矣。然篁村饒於財。屋非老屋。書非破書。唯所貯萬卷。與白田等耳。王憲誠號白田。

篁村性溫和。淳謹。舉措不苟。明治庚寅歲。余來于東京。訪篁村。出文數篇。於懷示之。中有桃花夫人說。末記云。今之為婦者。非設柵欄而防護之。則其免逃嫁也難矣。篁村指曰。可刪。可刪。恐觸忌諱。余以是知篁村。兢慎不苟也。

明治初。篁村開塾於下谷。名曰雙桂精舍。從遊者甚多。後被徵任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東京大學教授。於是自閉塾。專講書於學校。明治三十一年八月病歿。年六十一。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隨筆若干卷。不詳。其他有二子三女。長子名鈞一。號穆堂。襲父後。任高等學校教授。昭和十二年十二月。罹病歿。

岡松甕谷。名辰。字君盈。甕谷其號。豐後高田人。幼穎悟。就帆足萬里。而學。明治維新後。來于東京。任為昌平費教授。轉為大學教授。後自開塾於城東。命曰昭成書院。從遊者甚多。如中江兆民等。亦出于其門。
甕谷初修蘭學。所翻譯書。亦有之。後及見西學盛行。而人々競摸倣彼俗。不復手西書也。

豐谷學主物徂徠而往々折衷諸家新見亦有之。所著有莊子考楚辭考先聖事蹟考等皆刊而問之于世。豐谷又常喜湯淺氏常山紀談譯之以漢文其文細微精到不敢失原意。蓋豐谷傾注心力於此而其所以自負亦實在于此也。豐谷以明治二十八年二月歿年七十六。

信夫恕軒名榮字文則。恕軒其號。晚更號天倪。家世仕。因幡鳥取侯。恕軒以天保六年生於江戶邸。少而好學。從羽倉簡堂及海保漁村學。明治初江戶騷擾人心洶々一時絕帖嘩之聲。恕軒乃去至北總猿島以醫為業。已而江戶靜謐復舊乃歸。下帷於本所教授生徒。後任東京大學教授數年。辭之。恕軒著赤穂義士誠忠錄。赤穂義士實談。二書詳述四十七義士復讐顛末。世噴々然賞之。以為赤穂義人錄。烈士報讐錄。以下諸書所不能及也。恕軒又往々設席於稠人廣坐。中以談義士事。其談赤穂源藏訪兄告別堀部武庸報叔父之讐。大石義雄率衆襲吉良氏邸等之事也。舌端捲霧。使聽者恍乎如身在其地而觀之也。恕軒謂人曰。余常思人之性。本惡也。教驅而之善耳。孟子說人之性善。荀子

說人之性惡。當以荀子為是也。其人曰。荀子說性惡。蓋有為而言之耳。豈真以性為惡哉。故其於他篇專說誠之可貴。誠者非善而何。且子奉孔孟之道者。何為排性善而從性惡之說乎。恕軒終不改其說。及他日著漫筆亦載其說。

或人謂余曰。明治某年。恕軒任伊勢中學校教官。無幾還于東京。寄書校長某曰。子本為余之弟子。余不欲為之。下曰。伊勢酒味薄。不堪飲。曰。伊勢邊南海。其俗不雅。此三事足以辭。遂不復赴。亦異哉。

恕軒晚年去本所。移于小石川。以明治四十三年十二月病歿。歿之前。自撰墓銘云。榮字文則。號恕軒。晚更天倪。信夫氏世仕。因幡守池田侯。不詳其家。天保六年某月某日生於江戶邸。生二歲喪怙恃。又無雁行幼好學。長作文。猶直不容乎世。明治中興。三仕三罷。處家教授。一世不遇。知己千載。豈保不朽。然至其守節不屈。則質諸鬼神而不疑也。乃買石自銘曰。親陋性介。屯如遼如。犯世清議。欠鄉曲譽。寸心千古。白首蠹魚。人雖不用。天其舍諸。窮愁以死。噫。命也夫。

內藤恥叟。初名正直。號碧海。先世爲三河碧海人。故取以爲號云。水戶人。爲人。軀幹魁偉。目光炯々射

人。少而入弘道館。師事藤田東湖。會澤正志齋等。傳水戶學。與旨。

武田耕雲齋之舉兵。據那珂港也。恥叟以爲。彼已舉兵攻城。是賊也。不可不

討。即應幕府之命。率兵伐之。戰能力。耕雲齋終敗而亡。

慶應元年。恥叟任弘道館教授。翌年。以事投于獄。後被赦。至明治十一年。移

來于東京。任小石川區長。又任陸軍大學教授。東京大學教授。三十六年六

月。罹病歿。年七十有七。

恥叟藏書有數萬卷。常恐遭火燒。失庭中闕地。造石室。室中設數架。以安書。

每有欲讀之書。必執燭而入。閱覽不便。而防火之方。莫之若也。

恥叟常罵晉西洋人。無顧避。曰。彼不知人道。曰。彼口說慈善者。僞而非真性。

曰。彼常託事貿易。而實覬覦其土地。欺瞞之甚。狐狸不及也。其他罵晉外人。

不一而足。

恥叟有二子。長某善畫。次燦聚。好學。不倦。恥叟鍾愛之。欲使之繼業。惜哉年

未至三十而歿。據案所著日本大儒列傳二卷

恥叟極明幕府制度。所著有德川制度、德川氏貨幣制度、德川氏施政大意、
德川十五代史等。以記述纖悉。援引該博。見稱。

中村敬字。初名劍太郎。後改名正直。敬字其號。江戶人。自少好學。入昌平黌。而

學。明治間。任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長。任東京大學教授。後又任元老院議官。

敬字謂余曰。余初爲聖堂助教授。時大學頭林先生謂余曰。西學漸將盛。當

是時。獨修漢學。可謂無明也。子若欲至海外而學。余請之。府廷余喜從之。林

先生乃薦余。使余遊學於英國。初當林先生語之。余世有講蘭學者。而未有一

人講英學者。而林先生勸余修之。余至今服其見之卓也。

敬字至米國。與一搢紳。步至郊外。偶有一老花子。乞錢。搢紳見之。擊。曰。噫。

何。無視作之甚也。敬字曰。彼花子。豈子之所知乎。搢紳怩然曰。彼實爲僕之

父也。敬字驚曰。何不援之。曰。彼無行。而至此。所自招也。我何援之爲。敬字曰。

子未聞孝悌之教乎。我東方以孝爲先。假令父母有惡。爲子者。不得不援之。

使如子者。在我邦。人以爲不孝之子。不與之齒也。因諄々說以孝道之大。搢

紳歎曰。此實東方之善道。我之所不能遠及也。

余幼時好讀誦敬字漢士訓語以為養德之具且想見其為人而景慕之後來東京數往而見之益服其謙讓之德可儀刑也

敬字有西國立志編西稗雜纂西國節用論自由之理四書益於人者甚多然皆譯書而非其所自著者也

敬字藏多書而不惜借之入曰我以書借人以旬日為期若過期而不返者不復借之

敬字欲攻耶蘇教者久矣自謂攻之先不可不知其教義也乃入其門而窮其教後愈窮而愈悟其有味不啻不攻之終信奉而歸依之

石川鴻齋名英字君華通稱英助鴻齋其號又號芝山外史雪泥居士吉田人家世業商鴻齋不屑為利專意于學初從西岡介藏後從我先大父而學蓋其所用力專在詩文而練磨刻厲技大進遂擅名於鄉邑後來于東京以著述為業所著積至數十種夜窓綺談文法詳論詩法詳論書法詳論畫法詳論等書尤弘行于世晚年退隱於遠江磐田以揮灑為樂大正七年九月病歿歲八十有六

鴻齋出入清使館與公使何如璋及隨員張斯桂沈文英廖錫恩王治本盧子銘等諸人相俱款洽其始至使館也與增上寺僧徹定天德寺僧義應等執謁以見故清人誤以鴻齋為僧每有送書必書曰鴻齋大和尚鴻齋示之入莫不捧腹絕倒鴻齋後裁書張斯桂云僕本致仕士非僧也曩同知恩院大教正及天德寺少教正始登貴館妄冒瀆尊嚴然兩僧皆圓頭潤袖僕烏髮士服顧近時苾芻為俗態者多故目僕為僧亦宜矣夫身纏錦裝手捻念珠而其行非釋侶者世間皆是僕周妻何肉不知戒律者而闌下以僕為僧僕竊喜焉然未入佛門反以僧見稱有所負心斯桂得書始知其誤因作二詩答云扶桑國裏觀嘉賓僧俗同來一洗塵蹤跡混于歡喜佛頭銜忘却宰官身青蓮金粟成真果白傅香山悟夙因從此東林添話柄錯將衣鉢付詩人捧讀瑤函笑不禁擬將一錯鑄黃金謬呼名士為開士漫說文心即佛心愧我識韓疎海上負君訪戴到山陰何當沽取花間酒掃徑重邀展齒臨公使何如璋亦賦一詩云訪我借僧侶疑君淨俗緣新詩推鳥佛妙訣戲坡仙呼馬何妨馬逃禪總近禪誰知東海客願學仰尼宣

渥美類長。通稱參平。號神道山樵。伊勢人。奉齋靜齋之學。靜齋名必簡。字大禮。受學于服部南郭。而別創一派。世謂之靜齋學。其學稍行于京攝間。數傳至類長。類長後來東京。唱其學。而都人不甚喜其學。類長歎息。謂余曰。我學其終亡乎。世無欲受而傳之也。後又謂余曰。余藏靜齋先生馬會通先生之書久矣。今欲傳之子。子其受之乎。余之學本與類長異。故辭而不受。今不知有傳其學者。否也。

類長所著有學庸段節、論語段節、孟子段節等。梓而行于世。辻本崧庵。名崧。字山松。號櫻字。又號冬嶺。江戶人。自少學醫。仕為幕府醫官。資性豪爽。狀貌魁偉。嘗被一貴人招療其疾。一日至其家。其家竊招洋醫診之。崧庵知之。入坐鄰室。罵曰。夫病者以地異。以人異。為醫者不可不知也。我聞之。西洋有地方病論。以論病之有所異。然則於我國亦有日本病論。可也。夫肉食之人。與穀食之人。居寒帶之地者。與居熱帶之地者。人自有別。病亦當有所異也。為醫者先知之。而後不可不施之術。今洋醫不知之。以肉食人之術。欲施之於穀食人。此牛之性。猶人之性。者。豈不誤乎。洋醫隔壁聞之。勃然

戰色。密逃去。

崧庵師事山本北山。好學工詩。人皆惜其為醫。而不為詩人。云。

淺田宗伯。及恭悅父子。相繼巧軒岐之術。蓋宗伯善內科。而恭悅工瘍科。先帝之在東宮也。動有所病。宗伯出身看病。又時取古英雄事蹟。講之御前。以慰撫之。其思帝之情。匪夷所思。宜矣。眷遇優禮。異於他。

清國大臣李鴻章有疾。久不瘳。聞恭悅之名。遣使以請之。恭悅曰。我已以醫為業。雖外臣。豈可不救乎。乃渡海而往。留三月。以治鴻章病。鴻章大喜。厚報謝之。蓋醫而被海外招者。以恭悅為嚆矢。

有一婦人。肛門生肉。肢長二寸許。色如血。痛楚難堪。形容日悴。使衆洋醫治之。無寸效。乃請治於恭悅。恭悅曰。此後病一種。狀若雞冠。故名曰雞冠痔。以藥洗之。應得不出三日。而愈。因處劑與之。婦人滿洗。如命。肉肢一日縮。于一日。三日後。不留微痕。宗伯父子生死肉骨之功。類之者多矣。宜矣。世人推為耆婆扁鵲之再生也。宗伯醫方。有澄涼丸、避瘟香、防臭散、蘇合香圓等。皆為世所推稱。云。宗伯以明治二十七年三月歿。年八十一。

河野久。大阪人。自言修仙術。因稱曰至道仙人。或問曰。仙可得而學乎。久曰。有。仙骨者可。無仙骨者不可。因曰。我有五法。人能守之。無病長生。可得而期也。其人曰。五法者何。曰。一曰素食。二曰導引。三曰灌水。四曰觀念。五曰吐納。是也。久又曰。凡為人之害者。有六。色慾、貪利、爭名、憂慮、多事、多食。是也。是皆不可不戒。而節之也。若不戒而節之。則必損壽。促命。可不恐乎。余謂仙術之有無。姑置而不論。所謂五法六戒者。皆有益於人。河野之言。不可一概棄之也。守田實丹。通稱治兵衛。江戶人。其家賣藥。稱實丹者。故以實丹為號。云。初實丹之名。未播于世。販鬻未弘。乃授方。其徒偽為急病者。呻吟困頓。倒于地上。行路人聚而觀之。無可奈何。時有一人排衆而進。曰。汝有病乎。我有良藥。試服之。即時瘳。乃飲以少許。成藥未幾。病者忽然起。曰。靈效如神。我病頓去。因問曰。此藥何名。請見教。曰。名實丹。守田氏所製。古之碧霞丹、絳雪丹。殆不能勝之也。如此者。數實丹名。遂徧于天下。莫不家購之。人求之。實丹敏于見機。如此。實丹嘗傳三服法。曰。左右領下之脈。及手脈。謂之三脈。人每日離床。當先按

三脈。又人欲出于外。當先按三脈。三脈相應。而疾徐緩急。不相違。則無難無災。若夫一疾一徐。一念一緩。是必變災之兆。人不當不慎之也。此法非訪于實丹也。然弘布之天下。使人々知所慎者。實丹與有力焉。實丹以大正元年十月。月夜。年七十二。岸田吟香。名國華。通稱銀次郎。吟香其號。或曰。吟香少時。人呼以銀公。因自號吟香。以銀公吟香。音相通也。美作人。少時入林氏塾。後從藤森弘庵、藤澤東暎學。明治初。為東京日々新聞社編輯長。名聲稍高。

吟香本于米人邊楚所傳之方。製一眼藥。命名精銻水。而弘行之于世。罹眼疾者。爭覓之。以為其效顯著。有瞎子復明之想也。及後立分局於清國上海。清人深信其效。販鬻極弘。因此累費至數萬云。嘗閱一書。云。文久三年。江戶本所堅川書肆老阜館發行。拔多毘耶新聞。及六合叢談。世有以之為新聞。濫觴者。然其實不過譯和蘭新聞。若抄支那新聞。耳。及三元治元年四月。吟香與遠江人本間潛藏、播磨人亞墨利加彦造二人相謀。每月三發新聞紙。明治紀元春。吟香又發行藻鹽草。福地櫻痴亦刊行。江湖新聞。其他新聞事略。漂歌新誌。江城日誌。市上日記。隨時新談等。

十有餘種。相踵而起。然則發行新聞者。當以吟香等為嚆矢。

明治七年臺灣之役。吟香為東京日々新聞社軍事通信員。赴臺灣。東奔西走。細記其所見聞。以報之。置軍事通信員。實以此為始。吟香以明治三十八年六月歿。年七十三。

吉田醫大澤玄龍無子。使族謙二嗣家。謙二又無子。使玄龍甥岳太郎承後。謙

二、岳太郎二人。俱授博士。任醫科大學教官。岳太郎以大正九年病歿。將歿

也。遺命曰。我死。解剖肢體。究病之所由起。而白骨永留之。於大學。使學者有

所參驗。勿敢瘞之。地下。謙二以昭和二年歿。遺言亦如岳太郎。故二人白骨。

俱留在大學。如此者。泰西人慣見為常。而邦人未有之也。

間宮林藏。名倫宗。常陸國筑波郡上平柳村人。壯年應幕府之募。往探朝鮮。樺太。

韃靼。歸後。詳語其所見聞。使秦貞廉錄之。所謂東韃紀行、銅柱餘錄。二書是

也。齋藤拙堂輯軒書目云。余識倫宗。曰。東韃紀行。奉行所書吏筆錄。吾話說。

者。非吾所自著也。吾別有所自著。書十五卷。秘之。於篋底。然則紀行、餘錄。外。

別有其書也。恨未及見之。

帽軒書目又記云。林藏經葛刺勿士渡。黑龍江。抵山海關。不得入。而返。今案。

林藏入韃靼。渡黑龍江。抵德楞。而返。非抵山海關也。拙堂與林藏交。而何誤之。

世有以林藏探韃靼。比之。開龍探亞米利加洲者。然開龍求地。於煙波渺茫。

中。始不可知其有地與否也。林藏則不然。本聞有露國。而知之。聞有韃靼。而

知之。與開龍異。然踏前人未踏之地。探前人未探之事。其績也偉矣。昔者。漢

有張騫。為天子。使。而能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林藏事。可謂得與之相

比矣。

樺太韃靼之間。有一海峽。林藏渡。而入于韃靼。當時歐人未知有海峽。知有

之。實始自林藏。故歐人歸功林藏。名之以。間宮海峽。林藏之名。其竟不亡也。

細川十洲云。林藏比至露國。遇大雪。三日。夜不輟。路無人家。林藏以為。我當

凍死。先使駱駝。伏其左右。其上張油紙。遮雪。臥其下。而竟不死。待雪晴。而行。

自想。吾近日不食鹽味。因得不死。自此斷鹽。年八十。隆冬。只單衣掩體。據之。

則斷鹽。又有防寒之效。

大內餘庵。名弘貞。號桐齋。吉田藩醫也。及幕府開拓蝦夷。餘庵應募。而往。留三

年。東蝦夷地。足跡無所不印。安政年間。著東蝦夷夜話三卷。以詳述其所見。聞。除庵。孫名銀次。與余及村井弦齋同甲。而為竹馬友。明治初。航至北亞米利加。修齒科醫學。未及歸而歿。

前田夏蔭。通稱健助。幕府徒士也。自少好學。入清水濱臣之門而學。尤長歌學。及幕府編蝦夷地誌。命之夏蔭。當時蝦夷之地。有名而無字。充之。夏蔭乃一々案其名之所由。填之以字。因著蝦夷新定地名考。然現今所用之字。大抵係松浦弘所撰。而非夏蔭所定云。中根香亭曰。方今所用蝦夷地名文字。大半夏蔭所定也。與余之所聞相反。

松浦弘。字子重。通稱武四郎。號北海。伊勢人。壯年應幕府之募。至蝦夷。其天度地理。至風俗人情。盡窮究之。初弘之至蝦夷也。自購一鐵鍋。以供豐炊之用。山棲野宿。莫不携之。也。明治癸未歲。埋之琵琶湖畔。建碑以標名。曰埋鍋塚。及成。自往而觀之。途經東海孔道。宿于濱松。余與之邂逅。同宿。翌日。余東向。弘西去。時弘穿草鞋。著行囊。將發。余曰。何不駕車。弘笑曰。余在蝦夷地。千里奔走。足猶重。爾今至近江。猶如至比鄰。又何須車。余蹴然為改容。弘化丙午十月。賴鳴涯至北海道江刺。與弘會於齋藤鷗洲。雲石樓。弘謂鳴

涯曰。子本能詩。余稍知運鐵筆。子若一日賦百詩。我亦刻三百印。鳴涯曰。善。乃相與期。明日。明日味爽。二人再會於雲石樓。鳴涯賦詩。弘刻印。終日不交一語。唯聞嗚々之聲。與鑿々之聲。耳。至夕。詩成。印亦成。二人相顧而笑。鳴涯末詩云。開窓到閉戶。九十又九詩。運刀君亦就。一笑了文嬉。驢然引太白。一百課成時。寒詩與頑印。狂跡留天涯。苦心可想矣。時弘歲二十九。鳴涯二十五。云。後弘刻鳴涯詩。而行于世。名曰一日百詩。後弘家。改其書。編為小冊子。併刻百詩百印。更名曰一日百印百詩。

長三洲。名茂。字世章。豐後人。梅外子。自少好學。入廣瀬淡窓門。學。學已成。至長藩。為明倫館講師。後奔走國事。大有功。為明治天皇所重。任侍讀。又任侍書。三洲工書。規模。顏魯公。能得其骨髓。而筆法嚴正。如其為人。自使人起敬也。三洲以明治二十八年三月歿。年六十三。

清人王藩。清謂余曰。三洲先生不獨工書。吟詩亦極妙。而其吟也。抑揚宛轉。能使遇雲飛塵。余雖不慣。東音。每聽先生聲。恍々惚々。惟恐其吟之終也。藩清號琴仙。事波人。善書。與畫。

中林梧竹。名隆經。字子達。肥前小城人。自幼好書。甚於食色。初來于江戶。就山

內香雪學。後遊于支那。留十四年。與諸名家一遊。所得多矣。梧竹書。取六朝及我藤道風。釋空海之長。特妙于草書。摩壘于張旭懷素。清人潘存、楊守敬、余璣、輩皆稱揚。不容於口也。

梧竹在於清國也。李鴻章聞其工書。召而使書字。梧竹立造篆書一千字。李氏大稱之。在坐者亦皆莫不嘆賞焉。

清人極重梧竹書。乞其揮毫者。及就而問書法者甚多矣。及揭翰林院之額。以為無足書之者。遂使梧竹書之。人皆以為榮。

清人吳昌碩以篆刻有名。常曰。皇族以外。不許刻字。及梧竹再游清國。昌碩刻日本。梧竹再入燕山二顆。以贈。可知其敬梧竹矣。

梧竹就清人胡公壽問畫法。工南畫。雖不過餘技。而亦有輕妙超脫。不易及者。也。

梧竹著書論云。凡書無法者。固不足論也。有法而囿於法者。亦未可也。自有法而歸於無法。無法而有法。所謂神而化者。是為上。又曰。今之學書者。開口則曰。六朝。然六朝之人。自有六朝人之性情。今人自有今人之性情。性情之

不一。何得心畫之均。古今書風之所以不同。實存於此矣。學者直當以自家之性情。書自家之字。不然。則雖謂逼鍾芝之神。奪羲獻之真。優孟之衣冠而已。不足貴也。又曰。取筆意於漢魏。取筆法於隋唐。帶之以晉人之品致。加以日本武士之氣象。是吾家之書則也。又曰。學漢魏之書。而不為漢魏之書。學晉唐之書。而不為晉唐之書。是吾家之書法也。又曰。書之有餘韻。猶樂之有餘音也。其風神標渺。處偏在餘韻。如右軍之書。其道潤過於人。全在餘韻之茂也。梧竹之書風。可以窺知矣。

細川十洲。不詳其名字。通稱潤次郎。十洲其號。別號潤々叟。土佐人。自少好學。博覽而多通。然至經義。則遵奉朱學。不敢採他著述。多有之。尤用力者。為吾國隨筆。引證明確。使人首肯者不少也。

渥美類長曰。十洲有妹一人。因謂余曰。余與妹同胞二人。皆受胎教。其行義方正。久在官。而不受一邪曲之誹者。豈依是乎。十洲以大正十二年。十月。九月。年九十。

中江兆民。名篤介。兆民其號。又有秋水、青陵、南海仙漁、木強生等號。土佐人。為人磊落酒脫。一日有客來訪。兆民手執二枕。一以供客。一以自取。客問其故。

曰。凡待_レ人。嚴_レ則憚。而不盡_レ言。故每_レ有_二客。訪_レ俱枕。而語_レ耳。

明治二十三年。始開_二帝國議會_一也。兆民選_レ爲_二議員_一。無_レ幾。以_二諸議員_一所_レ議。爲_レ不_レ足_二與_レ謀_一。因自稱_レ狂發。以辭_二其職_一。

兆民晚年病_レ胃痛。問_レ醫。曰。命有_レ何。曰。不過_二一年有半_一也。兆民曰。然則自_レ今至_レ死之間。當_レ記_二平生_一。所_レ見聞。以留_レ於_レ後也。勉強_レ執筆。書_レ成。命曰。一年有半。取_レ醫之言也。其書。一時大_レ行。使_二洛陽_一紙價。爲_レ大_レ貴。兆民以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歿。年五十五。

余聞_二之_一。鄉人西村氏曰。明治初。土佐藩士某。在_二大阪_一帶_二主命_一將_レ赴_二某地_一。途有_二壯士數人_一。故_レ衝_レ某身。怒曰。汝衝_レ我輩。官乎。將_レ狂乎。不然。罪_レ不可_レ赦也。某以_レ爲_レ彼借_二酒力_一。以困_レ人。抗_レ之。不可也。乃叩頭。而謝_レ。壯士曰。汝已佩_二雙刀_一。當_レ開_レ以決_二雌雄_一。何謝_レ之。爲_レ某曰。我以_二主命_一將_レ至于_レ他_レ事。屬_二緊急_一。不得_レ猶_レ豫_レ。請_レ畢_レ命。後從_二公等_一。言_レ壯士不肯_レ揮_レ刃。而逼_レ某。乃曰。事_レ至于_レ此。亦不得_レ已也。拔_レ刀。進_レ。立_レ斬_二三人_一。餘衆駭_レ愕。逃走。某奮_レ勇。追擊_レ。悉斃_レ之。於是自_レ累_レ積_レ死屍。於_レ一處。踞_レ其上。手執_レ扇。從_レ容_レ高歌。市人觀_レ者。咸歎_レ其_レ膽_レ勇。

谷干城。高知人。少時執_レ贊。安井息軒。息軒常謂_レ人曰。干城雖_二年少_一。才明勇決。真

將相之器也。後任_二武官_一。累進。至_二中將_一。西南之役。帥_レ師。死_レ守_レ熊本城。以_レ沮_レ遏_レ賊勢。使_レ賊不得_レ渡_レ海。至_レ是。人始服_レ息軒之明云。

干城於_レ書。不_レ敢_レ泛_レ讀。獨好_レ讀_二論語_一。老子。二書曰。修身治國之要。存_レ於_レ此二書。千城以明治四十四年五月歿。年七十五。

西鄉隆盛。年壯時。訪_二藤田東湖_一。偶有_レ客在_レ坐。因延_二隆盛_一。於他室。以待_二客之去_一。已而客去。東湖乃入室。欲_レ見_二隆盛_一。隆盛曲_レ肱。而睡。鼾息如雷。東湖以_レ謂_レ壯漢自_レ言。鹿兒島人也。我不知_レ其有_二無膽力_一。嘗_レ試_レ之。乃手取_二鳥銃_一。附_レ耳。空放_レ一發。隆盛欠_レ伸。曰。快矣哉。東湖以_レ爲_二膽勇_一。可_レ賴。謝_レ而延_レ之。坐_レ俱與_レ語。

明治初。朝廷會_二諸臣_一及_レ外_レ臣。賜_レ鋪_レ宴。隆盛及_レ弟從道與_レ焉。時饗禮始。用_二西洋式_一。及_レ食_レ肉。隆盛不知_レ用_レ刀之法。手割_レ而食。焉從道視_レ之。頗以_レ爲_レ恥。而隆盛恬然。無_レ作_レ色。

明治初。臺閣諸大臣相爭。撮_二小照_一。而隆盛不_レ有_二一照_一也。或曰。伊太利人幾_レ余曾_レ事_レ所_レ描_レ之肖像。尤_レ逼_レ真。未知_レ然_レ否。

山岡鐵舟。名高步。通稱鐵太郎。鐵舟其號。江戶人。性率直不飾。明治帝少時。數

與諸侍臣角力，以為樂。侍臣或有力勝於帝者，懼而不勝。獨鐵舟不然。奮勇抗爭，或執帝而倒之地。帝是以幸之。

俠客次郎長者，清水產也。與鐵舟善。一日訪鐵舟，曰：足下之劍技，天下莫不知之也。雖然，僕願一與足下一闘。技欲以決雌雄。蓋次郎長雖以技不為長，而以氣為勝。故欲與鐵舟抗也。鐵舟拒之，曰：我素知汝之有氣。然氣與技自別。氣雖大，終不能敵技也。次郎長曰：雖然，僕豈必讓於子哉。遂起，鐵舟上場。次郎長執刀，欲擊之。無隙可乘。既而鐵舟一喝，下刀。次郎長額血流如絲。於是始知不及鐵舟。

勝海舟、高橋泥舟及鐵舟，世併稱之。三舟三舟皆能書，而泥舟之草書，殆使人不能讀。然至於楷，則其體端整，如出於別人手。

永田善吉，稱田善，號亞歐堂。岩代須賀川人家世，以染織為業。善吉少時受銅版術，于司馬江漢。夙有青藍之譽。文化六年，日官高橋景保撰萬國全圖及地球全圖，命善吉鑄諸銅版。今觀其圖，甄覈精密，如析絲毫。若使歐人觀之，亦當歎息絕倒，以稱其技之不讓於歐人也。或曰：善吉初師事月優工於丹

青技，後又用精於銅版畫。頗為人所稱。余未及見之也。善吉以文政五年五月歿。年七十二。

長谷川雪且，名宗秀，別號一陽齋。以善畫有名。一日雪且至水道橋上，欲描之。景橋畔崖上有一酒店，以鬻炙鰻。鰻有名，雪且乃入店，命盃飲半，自起下庭。立崖側，左瞻右視，執筆為圖。樣未竟，主人見之大驚，以為前日有盜奪物。此人即是。今又為踰牆而入之計也。竊訴之，官官直遣吏卒拘致雪且，訊鞠甚急。曰：汝非欲為盜竊乎？雪且曰：否。僕以丹青為業者，今見崖上風致可愛，故欲描之耳。官始釋然。主人聞之，亦深謝無禮。遂使雪且縱圖之。江戸名所圖繪所收者，即是。雪且以天保十四年四月歿。年六十六。

田崎草雲，名芸，初號梅溪，後改號草雲。又有硯田農夫、白石生、七里香草堂、連岱山人等，號足利藩人。以後素為業。其身在僻遠，而名播於海內。尺素寸縑，人皆寶而藏之，足以知其絕技矣。

草雲初從金井烏洲，問畫法。後至江戶，就谷文晁、春木南溟二人而學。技既成，而其畫不售，窮甚。乃至于市訪鬻紙，者曰：我欲描紙，而為活。請使描之。主人曰：紙為玩好物，其畫不凡俗，則不可。如子之所造，則畫人之畫，不可。

上之紙。紙。也。草雲歸。與妻謀。而自造。紙。焉。描。以。花。鳥。人。物。等。每。夜。往。鬻。之。市。兒。童。爭。購。之。夫。妻。為。展。愁。眉。

草雲常存心於王室。而其子某反。黨於幕府。是以父子反目。至不相容。明治二年。五稜廓之役。某在敵中。戰敗而死。草雲聞之。會親戚故舊。張宴。舉太白。曰。我敵終亡。不可不賀也。草雲以明治三十一年九月歿。年八十四。

奧原晴湖。字星濟。下總古河藩人。善南畫。筆力雄健。毫無脂粉之態也。晴湖居常為男子裝。終身不嫁。其在埼玉也。有一畫工。往訪其家。乞而一宿。及半夜。竊入晴湖臥內。晴湖大怒。起而衝倒。畫工。矜其臂。曰。無禮漢。侮我乎。將奮拳而擊。畫工大驚。怖。叩伏。而謝。晴湖乃放之。晴湖。女弟子。晴翠。晴嵐。二人尤有名。養晴翠。為嗣。晴翠。陸前人。能傳晴湖衣鉢。晴湖以大正二年八月歿。年七十六。

尾形月耕。姓田井。通稱正之助。於畫則稱曰尾形月耕。江戶人家世。住于芝街。以畫燈為業。至月耕。其技遠勝于父祖。於是月耕欲廢其業。而為畫工。而未知名。某欲竊曉齋著色法。乃偽為。隱者。每日彷徨門外。曉齋家人。慣見。而意其無

他。近之。遂告之。曉齋。曉齋憫之。延而置于左右。命以研墨。又取畫料。配之。某大喜。每日至曉齋家。推。豐。粧。唯。曉齋之命。之。從。遂。覺。著。色。法。歸。家。則。授。兄。以。曉齋所為。月耕因以悟其法。一日。曉齋召某。某不覺發聲。以應。曉齋始知其為偽。隱者。大怒。逐之。

月耕弟某。嘗欲至米國。請之。官。經。日。無。報。乃。自。往。至。京。橋。警。察。署。促。之。吏。諭。曰。官不。敢。緩。然。事。難。急。行。某。曰。官。不。允。許。不。若。死。也。倉。皇。排。戶。出。吏。慮。其。有。變。尾。從。其。所。之。某。走。抵。築。地。橋。急。躍。投。水。偶。水。中。泥。深。倒。沒。其。中。脚。出。在。外。吏。大。驚。即。棹。舟。救。之。終。不。蘇。

福澤諭吉。號雪池。又號三十谷人。肥前中津藩人。父百助。有子五人。諭吉。其季子也。諭吉初。從。鄉。先生。受。漢。學。後。專。講。泰。西。學。慶。應。年。間。設。塾。於。芝。三。田。命。曰。慶。應。義。塾。以。教。育。英。才。為。任。

明治某年。諭吉與其徒。創。演。說。會。以。各。述。持。論。其。上。壇。也。案。下。端。坐。右。手。執。扇。狀。甚。似。演。史。家。之。所。為。後。改。高。其。案。立。而。演。之。并。廢。執。扇。諭吉每日躬親。舂。米。至。老。而。不。廢。或。問。曰。先。生。非。無。婢。僕。之。使。之。者。何。為。自

執此役。諭吉答曰。豈爲無人耶。願逸居飽食。非所以保身。故自爲之耳。
諭吉平生力排。漢學。而時自作詩。又好讀左氏傳。而不措。人以爲異。云。
諭吉自少時。雖困窮之甚。不敢借錢。於人。曰。借錢於人。積月累年。本息相俾。
終至不能償。可爲寒心矣。故人困窮之餘。雖至賣衣賣書。室中無一物。釜中
產蛙。甑底生塵。勿敢借錢於人。人若困窮。至於此。當思如何可救貧。如何可
得富。於是發憤努力。終能去死地。而得生地。是陰極而陽復之理也。諭吉門
人語之。余。

有人。一日步至銀座街。偶雨降。見有人。張一古傘。囊裳而來。其人以爲僧父
也。近而視之。則諭吉也。時諭吉名聲已顯。而平生不喜矯飾。率此類。
余。鄉人某事諭吉爲僕。一日諭吉指障子。曰。故紙點污。欲新之。汝能糊裝之
乎。曰。能。諭吉乃命爲之。既而來。視曰。汝未熟也。乃手裁紙糊格。輕々理了。曰。
糊裝法。不宜不如此也。某始得知其法。或聞之。曰。諭吉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穠積清軒。初稱清七郎。吉田藩人。生于江戶。嘉永安政。間米使彼理來。而強請
互市。幕府命諸藩諸士。警衛伊豆沿岸。時清軒叔父中島三郎助亦預焉。三

郎助見有天下。形勢異於昔時。頗有所悟。及清軒就學。勸之爲泰西學。清軒
從其言。乃就坪井信道。大村益次郎。高畑五郎。而學。學已成。任爲幕府翻譯
方。又開家塾於赤坂。慶應二年。坐事。投于獄。後被赦歸。于豐橋。開家塾。名曰
好問社。專教授子弟。入門者數百人。別開女塾。以教授女子。藩人講西學。實
昉于清軒。明治七年八月罹病。歿。歲三十八。弟寅九郎亦講西學。及清軒罹
病。代教授生徒。
清軒歸。豐橋。後常。以椅子。寢。以洋床。而至冬。暖室。以石炭。其他什具飲食。
悉倣西式。鄉人皆異之。

明治初。我吉田藩人從事銀行業者。實有二人。一爲中村道太郎。任橫濱正金
銀行頭取。一爲中村清行。任華族銀行支配人。是也。道太郎才氣橫溢。清行
謹愿守正。皆未易才也。
清行初名仙助。在吉田藩。爲小吏。掌簿書會計。明治戊辰歲。有栖川總督將
大軍。將至江戶。途歷吉田。會計吏歿。參謀西鄉隆盛遣人。我藩求長。於會
計者。藩乃薦清行。隆盛以爲可用。從而至江戶。其將辭。吉田也。來訪我。先大

父告以故。清行。大父之弟子也。大父曰。勉之。我視子之相。必起家。後果如其言。清行晚任爲學習院幹事。

阿部泰藏。尾張人。吉田醫阿部三圭無子。養泰藏爲螟蛉子。初從齋藤拙堂學。後執贄于我。先大父門時。年尙少。大父試取左氏傳讀之。泰藏朗々讀誦。不誤。一句讀。大父奇之。明治初。泰藏至東京。入福澤諭吉慶應義塾。肄習西學。後航至歐洲。專修保壽業。歷年而歸。創設明治生命保險會社。斯業實以泰藏爲嚆矢。

諸戶清六。伊勢豪戶也。嘗謂曰。天下尤多納租者。秋田有本間。越後有市島。我雖不敏。期不後此二人也。於是致力貨殖。晚年納田租。凌駕二人。

清六嘗欲記家系。所以遺于後昆。囑之曰。下勺水。勺水記述甚力。諸友曰。諸戶之請也。當有重酬。經數月。清六遺以物重數百斤。諸友皆曰。重酬果至。促勺水解之。則文蛤也。諸友啞然無言。

清六訪姻族於隣邑。途有一水。不可不賃舟。而清六以爲水不甚深。何須賃舟。脫衣徒涉。又平生出行。見有廢屨雙屨。遺墜於途。必拾聚。自修以穿之。其儉。

概如此。

清六富能擬王侯。而平生甘疎衣粗食。曰。我儉素與家。故期著綿衣。以不忘貧賤也。以上據日下勺水所語。

余之友有頗長于理財者。累貲巨萬。其人每夕爲母按摩。未嘗有廢之也。或曰。僕妾多矣。何不使之。曰。我不躬自爲母按摩。寢而不寐。且母年老。雖欲久爲按摩。可得乎。

吉田藩士某。常畜黃金十數枚。藏之床下。朝開而呼曰。兒在。乎。夕又開而呼曰。兒在。乎。兒者謂黃金也。人皆卑視其人。而某不以爲意。一日。手執黃金視之。有入來。告曰。君有急病。幾危。某聞之。不暇併當。直赴君所。衆曰。子之愛黃金。如此。其甚。何爲棄而不顧。某曰。我非不愛吾兒也。然既已委質於君。君有病。豈暇顧吾兒乎。衆始服。

黑崎大四郎。水戶人。嘗抵橫濱。訪一西洋人。有洋奴延之。樓上。時大四郎足穿以木屐。洋奴怒曰。何穿屐。大四郎曰。外人穿屐。而入人家。故我亦穿屐耳。屐與屐。何所擇之。有洋奴聞之。益怒。舉杖擊其足。大四郎直捉洋奴。倒地。將扼。

其吭主人出見之恐懼爲奴謝罪大四郎乃放之

大四郎謂余曰余一日訪副島伯蒼海入其室伯扼腕而端坐瞑目如坐禪狀良久豁然開目使余進席余曰君爲禪乎曰否我與菅相公語耳相公爲我之先我平生方事之難裁焦思慮慮未得處之乃端坐瞑目招相公魂而謀之則相公指導誘掖使我容易處之也不亦奇乎

大四郎父某與武田耕雲齋議不相協故其反也先遣兵圍其家某極罵詈不屈耕雲齋命縛某置之于粗上以刀寸斷其身某家畜一忠僕見之大危懼竊携大四郎及其兄急從屋後遁逃遠赴于越前投于永平寺以故免矣兄弟時年皆幼

羽山正寬號淨雲齋圓心吉田藩人自幼好鍛刀術稍長入于江戶刀工鈴木正雄門拮据數年技大進凡正寬之所鍛鍊銳利堅剛不惟斬甲斷犀故世人噴々稱之弗措鈴木正雄一貫賣山浦原高野之高弟也

正寬善擊劍特工于居合術一試其壯年去吉田移家于江戶也使役夫十餘人搬運行李已而至金谷將渡大井川偶阻雨數日不得渡夫長請曰數日

不口一觴願借酒資正寬初不聽後取若干錢與之夫長曰如此少額何足爲酒資乎更請益之正寬堅不應夫長大怒曰各畜奴不知遇人之道取錢擲之中其面正寬作色曰汝侮我乎撫刀示將斬之狀夫長冷笑曰汝能斬則斬我豈死汝之刀下者乎直挺身脫衣執根棒長六尺許將一下擊其頭正寬初恐喝之無戕害之心今見其狀大驚以爲根棒一下身將粉碎乃直拔刀橫斬之夫長身中斷成兩腰上半身三轉而後倒正寬及至江戶自告之官以仰裁官投牢獄使待後命居月餘官遣人於東海東山諸道探知夫長本大惡漢而數有殺人之罪出正寬於獄反賞其除惡後正寬使畫工圖當時之狀裝爲扇額納之於藤澤遊行寺其額今尙存云

松阪福四郎吉田鄰邑飽海人也自少能象戲名馳于境外嘗登秋葉山下山舍于逆旅召一按摩師其人亦極好象戲與福四郎爭論其道不相下既而言曰僕與人論斯道者多矣以爲無能出于僕之右者今聞客之言妙技超群非僕輩所能及客豈得無非吉田松阪君乎不然技何至此乎福四郎笑而不名嗚呼此人一交語而能知客之爲松阪亦非庸常人也

福四郎嘗到京師。就一象戲師學。及歸。人就問京師名勝。福四郎無一所知。其人曰。子在京師者累月。而不知一名勝。何也。曰。余日夕委心象戲。何邊探名勝乎。其人感歎。不措。

吉田醫鈴木玄仲。以善技見稱。乞治者。履恒滿于戶外。一日。玄仲將至濱松。搭船新所。去陸未遠。颶風俄至。波浪覆船。其將覆也。玄仲包身首。以赤絨藉。從容端坐。船首及救船之至。同旅皆溺。而玄仲獨先見救。以其色易辨識也。

玄仲性極嗜薯蕷。及佛掌薯。一日。令婢研之。曰。難以鷄子不然。味不美也。曰。諾。汁既成。勸之。玄仲下箸。無加鷄子。乃召婢。讓之。婢叩頭而謝。玄仲不聽。直取汁。翻之於婢頭上。并櫛衣袂。盡為其所汚。曰。若不懲之。恐他日復不加鷄子。

三河之醫。而行種種痘術者。以玄仲為始。又醫而乘人車。以訪病人者。亦以玄仲為始。

幕府末年。吉田有一醫。白晝執燭而行。人怪問其故。答曰。政道暗黑如漆。無燭不可以步也。

先考名修文。字翼武。一字以文。通稱成之進。後改。成二。又改。成之。初號靜齋。後改晴齋。別有玉海、滄淵等號。先大父之長子。自幼受學于大父。通於諸經史。諸子及大父致仕。承其後。任侍講。兼任藩學時習館教授。廢藩後。或在于鄉。或在於遠江。專教授生徒。

先考初欲至江戶。而納交於諸儒。然以父年已老。侍養無人。不果。明治十一年。始至東京。江戶改東京。與岡鹿門、西島睡庵、石川鴻齋等諸儒交。相與聚徒教授。然鄉人思慕先考者。促其歸不已。乃去。而歸鄉。開塾。參尾遠駿之人。爭聚受其薰陶者。前後併及二三千人云。

先考少時欲學西洋之書。而僻鄉無師之可就。於是廣購譯書。又別就人而借寫書。未布于世者。日夜伏讀。以知西洋各國事情。當時之苦心。可以想矣。先考繼承家學。而又好史學。尤喜讀左氏。自謂我有左癖。其講之也。雄辯懸河。聽者忘倦。石川鴻齋作墓表。曰。君擴張家學。精微博綜。備極考證。凡先哲諸說。無所不窺。尤好左氏。而講義雄辯。縱橫明晰。商榷古今。如盤走珠。聽者有親睹事實之想也。

先考性恭謹無與比。子弟有為小吏歸，謁者先考改言語，接之。先妣曰：何敬如此也。曰：雖小吏，在官則不得不敬之已。其恭謹雖他皆如是。

先考常誡子弟曰：譏人惡德也。汝等慎勿形人之醜，勿訐人之私。是故先考遇有誹謗人者，直去移于他。若願而言他。

先考極嗜談論。每有客來，與之相語，不知倦。設數日無客，則默然不樂。常曰：我有病之時，與人語，覺如病之頓去也。

先考少時好擊劍。從劍客金子健四郎受其技。然中年以後，時觀人之擊劍，而不復為自執劍也。

先考平素好讀書，又好著書。授徒之暇，凭几書字，屹々不倦。故一生所著不下二三十種也。

余八歲從先考在遠江時，有某者藏有一部論語，十襲珍藏，不漫示人。一日先考携余訪其家，某欲示其書，置之于案上，而自淨手拜之，曰：願先生亦拜先考乃拜，而後見之。因思余之幼時，學者讀語孟之書，則開之，之前拜之，閉之，之後亦拜之。以為學聖人之書也。今之學者，則不然。橫臥而觀之，在床而見

之。與讀稗官野乘，無異。雖博覽多通，與脩德者，有間矣。

附 明治已後，清人來而記我事者，往往有之。今載其二於此。

何如璋，字子峩，清國嶺南人。明治十年，清國之與我修好也。以如璋為公使。以張斯桂為副使。以差于我，而從之來者，為沈文燮、黃遵憲、廖錫恩、劉壽鏗、何定求、王治本、王藩清等。此等之人，大抵工詩文，能書畫，故人々皆喜與之相交。

如璋始聘于我邦也。著有使東述略一卷，梓而行之。東使顯末記得甚詳。

黃遵憲，字公度，清國嶺南嘉應人。隨何公使而來。平生深慨國人無記載我事者。東游以來，委心於此。遂撰日本志十四卷，分為天文志、地理志、職官志、食貨志、刑法志、郵交志、文學志、物產志等。細述無遺。又別舉雜事，串之以詩。附之以小註。命曰：日本雜事詩。雖記事不無謬誤。至所見之博，所記之詳，無有能出于此，人之右者也。

沈文燮，字梅史，清國姚江人。善詩文。兼工書。嘗見平田篤胤所輯錄之神字日文傳，曰：字體怪異奇絕。固為上古之物。然中有似鳳書者，有似龍書者，有似

雲篆者有似鳥書者有似蝌蚪書者蓋皆我邦之文字也非日本文字也。我請爲之解。後歸清國。與諸儒相諮議。以悉解之。附之梨棗。以傳于世。今推其字體。文英之解。有使人首肯者。然細論之。猶不保無微誤。世之傳字學者。宜詳之。

余取一摺疊扇。求書字。文英賦一詩。書之。云。炎威猶赫灑。秋新風未涼。池端連衣落。香疎但蓮房。遊客循堤上。蟬聲噪綠楊。浩盪微波綠。迂廻東嶺長。何時白露下。兼葭煙蒼茫。賦不忍池之景也。

楊守敬。字惺吾。晚號鄰蘇老人。清國湖北省都宜人。明治間。久留我國。東奔西走。徧探名山之藏。著日本訪書志。以知名於當世。守敬常用力於彼。土地地理地圖。而其所圖。精詳甄覈。殆不遺分毫。學者傳而賞之。

陳鴻誥。字曼壽。清國浙江省秀水人。明經工書。兼善篆及畫。來游本邦。交道頗弘。明治十五年。輯錄其所交諸友之詩。爲四卷。名曰日本同人詩選。以行于世。清人選本邦詩人之詩者。實自此人始焉。

王韜。字紫詮。一字仲弢。號弢園。又號天南。遯叟。清國吳郡蘇州人。博學宏材。能

通當世之務。明治己卯歲。來游于我邦。與諸名士交。晤相歡。後著扶桑游記數卷。記其所游歷。其中有言曰。日東多文士。而少經生。蓋韜之心。以爲日本自古貴儒學。攻經之士。當多有之也。而在此之間。所交者。大抵詩酒風流之友。至談經義論時務。則甚乏其人。故發此歎也。

有人問韜曰。子爲何官。以何事東游。王氏巨族。在中土。必多顯官。韜答曰。僕向嘗從戎。得保舉。備官。旋賜五品銜。以口舌。遇禍。因讒被廢。素性不樂仕進。以此反得逍遙。世外。優游泉石。頤養性天。立說著書。以自表見。平生懼。貴人。不好竿牘。安貧樂道。處之怡然。南北大僚。以幕府徵者。皆不就。蓋麋鹿野性。志在長林。而思豐草。身雖貧士。而倘來之物。土直等視。揮手千金。無所吝色。坐是至今。猶窮而在下也。吾家世代青箱。然無一登仕版者。此外。則不。得而知。取韜所自記。

韜著有蕪華館詩錄、弢園文錄、遜窟謠言、春秋日食辨正等詩錄。卷頭載以自傳一篇。叙述甚詳。欲知韜之爲人者。可就見也。

俞樾。字蔭甫。號曲園。家曰春在堂。清國浙江省德清人。曲園不一游本邦。而其

聲夙著。黎庶昌欽差序其自述詩曰。曲園先生著述之富。自朱竹垞、毛西河、王而農、錢竹汀諸老宿外。罕見其匹。又曰。中土名人之著聲日本者。於唐則數。白樂天。近世則推曲園先生。前言或然。後言未必必然也。

曲園所著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東瀛詩選、曲園雜纂、俞樓雜纂、茶香室經說、右台仙館筆記、古書疑義舉例、自述詩等百數十種。群經諸子平議。可取之說。多有之。東瀛詩選。則選本邦詩人一百七十餘家之詩。而邦人常稱為善詩者。曲園有不採之。蓋其所見異也。

曲園詩云。海外詩歌亦自工。別裁偽體待衰翁。頽唐舊日輜軒使。采盡肥前築後風。築字。當作筑。

吳汝綸。字擊甫。清國安徽省桐城人。明於經。兼工詩文。明治三十五年。以事來本邦。時根本通明與書。汝綸以論易道。汝綸亦答之。往返辨難。凡十餘回。終無所決。然人皆以汝綸之說為正。而不贊通明之說也。汝綸所著有。東游叢錄、深州風土記、易說、書說等。余聞其名而未見其書也。

舊聞小錄卷下終

昭和十四年十一月廿日印刷
昭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發行

定價金參圓八拾錢
送料金拾貳錢

不許
複製

著作者 太田才次郎
東京市小石川區表町六九番地

印刷所 三陽堂 田中周平
愛知縣豐橋市西八町九二ノ二

發賣所 文興堂 確井喜三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二ノ一二
振替東京五七六六番

本書正誤

(上卷)		(下卷)	
目次表	多紀叔安	四六表	秋山陽太郎 杉
本文二裏	傾到	四七表	秋山陽助 要
八裏	群宰	五表	即係祖父所示 則
一二裏	靜廬	六裏	俟采錄 俟采擇錄
一六裏	執贊	二三裏	鞭答錄 聆
二〇裏	丁未	二六表	明珠 千顆 珠
二五裏	祇役 江戶		
	至		
	未		
	贊		
	廬		
	郡		
	倒		
	安叔		
	莫不說繁昌 莫		
	凡丘字皆直之訛 寺		
	妻擊 孥		
	梧		
	本朝人物詠 史百詠		
	二字削ル		
	凌 傲		
	杉山要助 秋		

淳軒詩話

全一冊 既刊

白紙摺○小本和綴○定價壹圓○別に帙代貳拾錢○帙不要の方は定價だけ○送料不要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三ノ一
松雲堂 野田

文之助
振替東京五〇七〇九番

文興堂の方にてても賣捌き申し候

大田錦城傳 近刊

終